

薊州志卷之十

知薊州事歸安沈 銳重纂

藝文志

傳曰不朽之三其次立言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文非徒謂辭藻炫爛也謂讜論名言或載在奏牘或垂諸刑誥或形諸詞章歌詠俱足以立法當時垂戒後世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若夫擷藻摛華奚關政治吟風弄月曷益經綸吾薊當前明全盛之日正人文蔚起之時所以秉筆諸公頌德昭勛必有相符之實稱功記事悉為有本之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一

文迄今百數十年矣若鴻章寥落則行遠曷徵苟紀載闕遺則考信奚據爰是悉登舊刻罔敢去留嗣出名篇間為續錄所望後之文人廣搜博采以並垂不朽焉志藝文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東漢朱 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嘗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轉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豈  
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  
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起拜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  
爲心引鏡窺形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  
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  
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  
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  
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二

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  
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  
相持多厯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  
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  
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  
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  
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  
爲名職以郎爲貴知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悸但  
惕臣豈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  
國家贍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  
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  
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  
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  
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  
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  
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  
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  
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者今者刺史  
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  
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  
留閔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  
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

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  
刺史安國徒隸買巨郡民皆遷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  
州豈顧三五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  
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  
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  
見日月拘忌選旣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  
爲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禁近其諸州  
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臣悽悽警言  
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四

答盧湛書

晉劉琨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酸辛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  
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  
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次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  
何由而至自頃轉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負杖  
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  
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懽譬猶疾疢  
彌年而欲以一丸消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  
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荆

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  
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駮驥倚輅於吳  
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  
與不遇也今君遇知矣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  
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旨送一篇適足以  
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

與劉琨書

晉 盧 諶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  
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未缺不材之質處雁乏善鳴之分卷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異遽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饑貧嘗自思維因緣運  
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於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  
譏以彰大雅含宏量包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欵眷逾昵與  
運籌之謀厠燕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己古  
人罔喻昔聃政徇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  
麋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  
委身之日夷險以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  
府則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元墨翟垂涕分乖之  
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於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

觀絲而後獻歛哉是以仰惟先情俯鑒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易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耶不勝猥慙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宏美亦以摠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謹死罪死罪

授李籌盧龍節度使制

唐穆宗皇帝

門下召奭舊邦燕昭故國其地廣而要其俗勁而雄倘非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 六

英偉之才孰控臨戎之任詢於執政爰有良臣具官李籌刺鐘利器構厦宏材負頗牧之威名蘊關張之節概夙明軍志妙揣敵情訓戎兼務於詩書養士必加於觴豆日者咸推友悌實倅元戎屢叅必勝之謀常贊在和之義洎專庶務益洽羣情貔貅仰愛日之恩疆場賴仁風之固是用寵其龍節榮彼鶴原俾登韓信之壇乃進王祥之秩爾其稟我王度振乃家聲推信義以睦鄰封謹法令以威藩落武有備而不用士佚樂而不驕四者聿修七德斯在服我明訓厥惟欽哉可檢校太保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盧龍節

度使餘並如故

幽州論戎事表

唐張說

臣某言伏以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啟發聖明故侍讀  
春闈夙承天眷泊於中歲兼掌樞密內當沸騰之口外禦  
傾奪之勢陛下監撫旣安自天所祐然臣叶贊之意明神  
啟之開元之始首與鈞軸智小任大福過災生出守三州  
違離六載曲直非已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旣  
收邊鎮委重戎麾竊以兩蕃共和能器同異九姓遠聞撫  
納欲恃賊殺無侵擾之慮保兩蕃受徵發之期臣愚料之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七

恐未然矣何者賊殺新立選兵所加必收九姓若去兩蕃  
搖失九姓雖屬并州節度使其幽州密邇脫有風塵何所  
不至臣熟聞幽州兵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卽用城中倉  
糧全無貯積事未逼迫臣實憂之伏乞聖慈深以垂意博  
詢舊將預爲籌畫事若早圖必無後悔且孤臣總衆易起  
猜嫌寬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贖之謗遠辭天聽臨事  
回惶如有論告臣身奏劾軍事者乞追臣面問對定寘虛  
則日月無可蔽之期幽遠有自通之望伏乞留書在內時  
加矜察

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唐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網緼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翼  
大君惟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舊  
勞以亞丞相得崙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  
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  
聰明齊聖褒厚功德擢侍中中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  
元袞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三伯極其名器勲猷備其贊書  
終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於莫州之廨舍享年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八

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見  
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  
臣德輿銘於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  
劉氏諱濟字濟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宏遠皇  
檢校司衛卿臨洮軍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  
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州大都督父怱皇幽州盧龍  
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公公承是履露生而  
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宏毅忠肅端明溫重固已蘊絕人之  
姿擬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叅幽



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爲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令爲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脣肯翳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卽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大旱蝻蝗爲災絜齋蔬菲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萋萋因其豐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栢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於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繇是諸戎皆爲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九

犯古漁陽其後毖刺寇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土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侵淫於澶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斷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以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以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

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  
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耽耽公署沉沉自  
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  
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  
薦延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  
榮華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祁寒則頒之絮帛  
大歉則賑之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於動植孝  
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  
山公率先陷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

蕪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十

引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旣圍樂壽又遣支兵  
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  
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噍類蓋所以  
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劔金甲彤弓盧矢方董  
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几口占署總軍司馬曰  
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麾下以須王命俄而下霜然之  
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惴欵不及家事天  
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事由  
御史大夫爲工部尙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

恭公太師之命焉茹荼雪泣祇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  
公業之不亡生極榮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  
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爲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  
所以恢天聲敢攄馨香以識冥冥銘曰帝在法宮推心懋  
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履來宅便蕃渥命焜  
耀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徠蕩定勇略昭宣燮和之  
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爲齊斧廓開禔洽振奮威武保  
大定功庇人尊主卻穀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  
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十一

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  
改恩延必復叅差輅葆澶漫陸谷勒石下泉幽元昭燭

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詩序

唐  
陳子昂

僕嘗倦遊傷別久矣况登樓遠國銜酒故人憤胡孽之侵  
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刈鮮卑之壘天子賜書且  
有君相之召而崔侯佩劍卽謁承明羣公負戎方絕大漠  
燕山北望遼海東浮雲臺與碣館天殊亭障共衣冠地隔  
撫劍何道長謠增歎以身許國我則當仁論道匡君子思

報土仲冬苦寒幽朔初平蒼茫天兵之氣冥滅戎雲之色  
白羽一指可掃九都赤墀九重佇觀獻凱心期我願斯遂  
君恩共有策勳飲至方同廊廟之歡偃武橐弓借爾文儒  
之首薊邱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

進幽州紀聖功碑文狀

唐李德裕

奉宣令臣謏述者伏以回鶻雖乘危蹙勢已內侵豺狼之  
師尙餘十萬陛下神武雄斷智出無方震天威以霆聲碎  
獯戎而瓦解武功盛烈高視百王豈比周穆犬戎之征荒  
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討羣帥無功將垂耿光宜命鴻筆臣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十一

學荒殘久疾衰羸紀軒后之功徒知竭愚敘唐堯之德終  
魏難名採其功狀稍似撫實今已謏訖謹連進上輕瀆宸  
展不任惶越謹錄奏聞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通語幽州  
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  
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  
弓鞬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  
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

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卽坐必東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進田弘正碑文狀

唐元 瑱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田弘正魏博德政碑文右前件碑文伏蒙御札朱書遣臣  
誤述恩生望外事出宸衷銘鏤骨肌難酬雨露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弘正立碑蓋欲追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  
知弘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  
惟將吏不會亦恐弘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  
口臣所以效馬遷體敘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  
弘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序而愛心不隱實功不爲溢美  
文雖樸野事頗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  
封進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爲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唐李商隱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耶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屏殺獲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疊廟略遐宣白虜獲於寧臺赤夷俘於燕路臣竊窺舊史逖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清宵輟寐將軍出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困塞郊之析那停絕漢之烽猶欲敘烈旗常告功祧廟用其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古

暫勝謂曰難能况幽朔巨都全燕重地薦臻奚寇猾亂華  
人田讓之獲鮮卑莫能深入祭彤之軍遼水唯遣相攻近  
歲以來爲患滋甚走單于偵邏之路懷駒支漏泄之姦張  
仲武重感國恩習知邊事同三師而拜楚侔五餌以間戎  
乘其驕惰之時俄得剪除之便燕犀密掛冀馬潛羈超距  
拔石者動過千羣戟手科頭者踰萬河計坎三鼓而流  
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是鴟懼喪林兔忙迷穴無舟  
捫指有地僵屍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蹙不隕淮山之鶴  
後隊仍窮遂分造筒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髀穹廬落燼

同甲揚灰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角羸耳濕盡獲其牛羊  
柳水載澄桑河無事爰施言語入解皇威此皆皇帝陛下  
功格上言運膺下武授茲成算於彼當仁震肅九圍歡呼  
萬國昔艱難云始戎塵首起於盧龍今開泰有期漢將先  
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  
錄圖洪範競三古之殊猷玉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祐臣雖  
當防遏不介邊陲空增氣於懦天實叨榮於下將日圍千  
里天蓋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抃蹈獻萬年之壽酒尚  
隔班行念風水於遐藩寄夢寐於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至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唐韓愈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  
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  
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緒不廷  
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  
以君還之乃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  
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

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  
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  
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  
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  
館卽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  
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  
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其惡其言不  
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不絕罵衆皆曰義  
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

蘄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六

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  
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弊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  
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  
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  
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  
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  
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  
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  
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



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  
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  
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  
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  
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但  
也

竇諫議陰德碑記

宋 范仲淹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  
家法爲一時標表初禹鈞家甚豐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

蘄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七

父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諾禹鈞爲  
人素長者先有家僕盜用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舉有女  
年十二三自寫券繫臂上云求賣此女以償所負自是遠  
逃禹鈞見女券甚哀憐之卽焚券留女囑其妻善視之及  
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嘗因元夕往延壽寺忽於佛  
殿後得金三百兩銀二百兩持歸明旦詣寺候失物主還  
之其同宗及外姻有喪不能葬者公爲葬之凡二十七人  
有女未能嫁者公爲嫁之凡二十八人或與公有一日之  
雅遇其窮困則擇其子弟可委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

興販自給由公而活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千卷禮文行之儒主師席遠方寒士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凡四方之士由公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先是公夢亡祖父後十年復語公曰吾嘗告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且年壽短促今數年以來名掛天曹特延三紀之壽賜五子各榮顯公益修陰德享年八十二歲沐浴別親戚談笑而終五子八孫皆通顯於朝後之教子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石曼卿墓表

蘄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六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刺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可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

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  
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  
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  
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  
充館閣按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按理莊獻明  
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  
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遷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  
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務休兵養  
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九

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  
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旋稱  
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  
有欲以鄉兵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  
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  
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  
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  
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  
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問而可否天下是非

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  
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  
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  
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  
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  
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  
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  
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稍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  
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哀也夫

上復幽薊十策

宋 琪

國家將平幽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  
賊來布置四邊備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番八饋運九  
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番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  
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強盛  
因功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  
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  
永康代德光爲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

述律代立號爲睡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纂明記在幼  
主代立明記妻蕭氏番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  
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  
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  
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年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  
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舉大首領有太子  
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國舅也大  
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  
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闕時令送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劉瑋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  
步騎萬餘人竝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  
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脇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  
吐渾沙陀自幽州管內雁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  
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番之地也番漢諸族其數可  
見矣每番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  
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  
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  
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卽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所

木稍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  
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卽  
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  
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  
自賁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  
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律地利也槍突劔弩兵勝也  
財豐士衆力强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  
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築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  
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三

萃至寒雲翳日翔雪迷空鞍馬相持氊褐之利所宜守陴  
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  
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  
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  
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別  
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邊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  
設騎戎之備俟其陽春啟候虜計旣窮新草未生陳芟已  
朽番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障之  
法馬步精不過十萬白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俟充都

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稍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番每隊用馬突或刃子槍一百餘並弓劍骨朶其陣身解鎧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騎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鎧弩俱進爲回馬之舍陣稍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三五里展稍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近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騎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獫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尙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爲國北門押番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番旬浹軍糧自贖每人給麩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得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旣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饗亦未爲晚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十四

呂端傳

歐陽元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宏文館換著作郎直史館太祖卽位遷太常寺丞知浚義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閣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爲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爲政清簡遠近便之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



扈從今王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政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爲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鞠於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涕泣。以饑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辜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穎州副使。是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臣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坐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

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云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用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

蘄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劄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方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又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事。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卽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

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以繼  
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  
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  
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  
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  
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  
繼遷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太宗不豫真宗爲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  
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

# 蘄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七

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  
皇后命繼恩詔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  
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之何端曰  
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  
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  
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羣臣拜呼萬  
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  
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且除名流溥川籍其家貲真宗每見  
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體軀洪大官

庭階咫尺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常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  
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眞宗嘉納加右僕射  
兼修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  
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可言當罷奉詔  
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  
空諡正惠

水田議

姜揚武

憶余垂髫時問卿徐公諱貞明奉命開三輔水利阻於浮  
議曰北土不宜稻也庚戌陳生國紀與涿鹿覓越人之習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水利者疏畦引水剗爲稻田阻於衆口曰北土不宜稻也  
余私誌曰今涿涿漁陽廣栽秔稻民獲其利矧職方氏云  
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稻賈公彥疏云幽與冀相接冀  
皆黍稷幽見宜稻故云三種黍稷稻也是幽之宜稻其來  
舊矣或曰涿涿之間山泉清淺正劉靖紀勲碑所云疏之  
斯漑決之斯散也者吾鄉亢旱則涸及三泉隄隤則水深  
五丈障之猶虞蕩決引之更益奔衝談水田於豐利非徒  
無益實增之害也余聞之輒然曰若所云誠夏蟲之不可  
語冰者矣且漳水可以灌鄴房涇水可以富關中何故鄉

之於河獨避之如仇而畏之如虎耶及讀宋史何承矩傳  
自順安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悉爲稻田食  
貨誌云凡雄鄭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與堰六百里置斗門  
引淀水溉灌吾鄉始爲塘灤終爲稻田防塞實邇俱有成  
績稻田有八利多爲溝渠引填淤之水利一分爲支河疏  
壅塞之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漲利四通舟  
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逋賦易完利七  
戎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邱壠多起下夫變置川  
原遷延歲月都邑易騰浮議愚民潛布流言未驅載穗之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車已中鑠金之口。必主之密。勿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  
撓。勿徼微利而鹵莽。寬其文。網需以歲時。則數百載之曠  
典庶可次第舉矣。

黃花山興隆觀碑記

僉事 馬思恭

嵐峯不識何許人。高其姓也。素心愛天下奇山水。凡名山  
大川皆其歷覽者。從明興三十有一年。雲遊石門西北黃  
花山。其山峻頂若蓋。巨浸若帶。其羣峯幽岫。又若星羅空  
水澄鮮碧天一色。紅塵漸遠。白雲頓興。履巉巖。登巖巖。巖巖不  
啻蟬脫。蛇解。則上遊之巨觀也。適嵐峯帶傘一柄。水一盃。

飲霧餐霞燃火煮石不受塵埃之侵銀山玉海雪藕冰桃  
疑是仙家之樂且息心元化澹泊無爲空谷蕭然止有山  
花向笑野鳥爲朋木石爲侶棲遲石室自養其神也然不  
有所尊拜頂禮又何以盡晨昏瞻敬之誠修心煉性之宗  
乎嵐峯由是發雲外想則建爲太上李老君祠暨三清諸  
祠猶可異者未嘗募化於貴官族姓鄉閭稠人一時興修  
四方景仰其層層殿宇巍巍法像頓爾煥然若神助焉舉  
向之茅茨結舍蓬葦爲窗不義美輪奐大相迥別也哉  
問誰發大精進心則內翰馬謙也問誰助道行則御馬監

蘄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太監張德也其他馬蘭高普明石門徐秉忠等以及善男  
信女捐財好施鱗集而至則神之靈感固然抑亦嵐峯道  
高之所致歟因有求字於予者予不敢辭但創立修建事  
非小小謹題其名曰興隆觀其庵曰迎真爰勒石以誌不  
忘云

鄒公祠堂記

大學士

劉

珩

青齊

夫人出而濟世於有道孰不欲立功當時垂名天壤然而  
造物常若有靳焉不可必得也比常觀志於功名者視斯  
民之痍瘵切於一體憂勤而愛深朝警而夕令悉心所事

然不知人情勞於下怨讟叢於身功不立名不修矣又有  
人扶樹善良而寬不爲縱橫折奸暴而猛不爲苛令行而  
人愛之政下而人頌之然感不一時忘不旋踵愛於目前  
而不必於去後頌於一時而不必於百年功不傳名不永  
矣若乃以國家生民爲己任禦災捍患爲所當爲史書其  
業人仰其德而功名烜赫乎一世再世數十世百世而無  
疑蓋百不一見焉於此見造物者之於人豈苟然而已哉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公時敏嘗巡撫薊州永平山海等  
處去今三十載而公之卽世又已久叅將劉君輔等爲作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祠堂以祀之而徵言於予嗚呼公以三十載之前而尙能  
感人於三十載既沒之後亦難矣公何以得此於人哉邊  
庭失守騷動編氓智者謀疎强者勇縮時或難之而公獨  
以忠義自許騰擲鯤鵬之力振揚山岳之威出奇策實倉  
庫舉將才安要害固城垣精器械以禁禦侵掠安輯羣生  
而朝廷倚重之如左右臂當是時公之德望殆不愧所謂  
社稷臣安得而忘諸况獎善嫉惡進賢退不肖足以勉人  
而勵俗實又有不可泯者傳以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報公  
在當時其有功於人如此然則作堂而祀之以報公之功

夫誰曰不可而公之芳聲令聞赫赫在人耳目者茲亦百世不朽哉如前所云造物者其殆獨厚於公是故不可不書也公諱來學時敏其字麻城人以春秋登宣德癸丑進士第入官操履之詳則有先翰林學士蕭公滋誌茲不著

閻公耐祠堂記

失名

都憲閻公登景泰甲戌進士歷戶部郎中成化乙酉奉勅總理薊州等處糧儲操履冰蘖出納平允每歲遮洋糧道至薊故事總理者躬親收受多中其奸公防範周密動必有則一切宿弊搜剔殆盡人以爲神會巡撫缺員禮部侍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郎鄒公幹適以賑濟至暨總鎮東寧伯焦公壽交章論薦上允其請特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永二府地方兼整飭邊備公激濁揚清鋤強扶弱賑貸乏絕申理冤抑得巡撫風紀之體防禦要冲修理城池操練軍馬鋒利器械得整飭邊禦之方且不避權要時則有若中貴人據津爲利莫敢誰何公寘之於法仍鎖舟爲梁以便行旅總兵書舞文害人事覺卽於府中掩捕治之其剛正如此是以貪婪者聞風解官奉使者入境斂迹且樂於造就人才作興學校以故口碑載道聲譽日隆進右副都御史兼治正



定六府公不自滿假益修職業顧骨鯁不羣多忤權貴不容於時乃引身求退賜允之日喜見顏色軍民遮道留之揮淚成霖如失父母既歸以田園自樂若將終身焉久之戶部缺右侍郎吏部首舉公閱月餘會推公總督軍餉於西陲旣往則調度有方饋運不乏西北之人比之蕭何事竣回部得疾而卒薊之巡撫之賢者自鄒公後幾二十年而有公又十餘年而有楊公憲綱復振繼響再聞若三公者可謂齊驅並駕矣跡其爲政無非以去民災除民害爲心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傳曰非此類也不在祀典然鄒公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之有祠久矣惟公與楊無祠以祠誠爲祀典適公之鄉人順天府通判范君澤按部於薊予以是告之范君曰諾吾當爲之值歲凶未暇也但奉二公神主附入鄒公之祠懇徵予言以爲之記予惟嚴子陵生於范文正公千載之上文正立祠於釣臺以祀之諸葛武侯生於萬提舉八百年之前提舉立祠於衡陽之石鼓以祀之豈徒崇其德報其功而已哉蓋以高節清風能感人於百世之下故表之名教樹之風聲使人目擊而耳聞心感而神悟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况公去薊未四十年功烈在人猶有不忘者其感

人又當何如哉范君之耐祠良有以也然先生之祠卽子陵武侯之祠范君之心卽文正提舉之心所以報功崇德之地豈徒然哉閩公名本字宗源陝西邠州人楊公名璿字叔璣南直無錫縣人記楊及閩使後人知所始也鄒公名氏功德已載諸大學士劉公珣祠堂記茲不著

### 永濟橋記

監察御史 李 敏 襄城

橋之創無文可考永樂間水大作河因徙於北而橋淤塞爲平地正統戊午守土者一嘗併力疏通未幾復南決因循歲月迄今三十餘年冬涉夏渡民甚苦之天順庚辰守

## 蘄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七

備蘄州署都指揮僉事劉公輔請於朝發近軍二千人惟時提調則工部主事夏公澄而敏實監督之開故道塞旁流鑿平地爲河者凡二百八十步深三尋廣十丈固惟順其水性之自然厥功亦云勞矣而復壘石爲橋民之趨事不以爲勞而且以爲樂焉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良有以也始工於是年二月己未落成於三月己卯鎮守蘄州等處右叅將馬公榮旣而往勞請予題橋名爲文記之且欲勒諸貞珉以告將來予惟古人興作必藉乎民力而立石必出乎民心如靈臺靈沼是已名可輕題乎哉雖然

不可止者乃召衆而謂之曰河之爲病甚矣創橋之人得  
非永濟人乎衆曰然橋之淤塞久矣今日開通得非永濟  
人乎衆曰然橋旣通矣水旣順矣繼今以往可免徒涉之  
患矣而以永濟名橋可乎衆曰善遂書以爲記橋在薊門  
南五里許舊名沽河以潰決無恒特改今名云

### 遊崆峒山記

州太守汪溥新安

薊州城北五里有山曰崆峒。峯然獨峙。望之峯巒峭拔。佳  
麗可愛。往者率多登覽。山麓上有徑。惟通單騎。山半有坡。  
崇聳。騎不能涉。乃捫石磴。攀藤蘿以升。踰數百步。有崔府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三

君祠翼然嵌於岩穴。由此復升。則窮山之高矣。於是與同  
遊者披草莽。掃苔斂衣而坐。徘徊四望。而凡境內之所有。  
有舉集目前。煩慮滯心。蓋豁如也。我而俯然。有思。凄然不  
能勝其情。同列曰。今日之遊。本以樂。而乃若有憂焉。豈昔  
之偕行者。今皆不復見歟。抑物色之變態不常。而有可慨  
者歟。予曰。不然。夫意與物感。情隨事遷。目之所接。而有喜  
隨之。何者。視彼田野沃饒。廬井相鄰。桑麻鬱蔥。遠近一色。  
此固可樂者也。若夫葑廬之下。能無垂首喪氣者乎。能無  
疾痛疴瘵者乎。能無饑寒迫身。而不得以自給者乎。

我目所不及見者能無憂乎同列曰苟如此則醉翁之於  
邴邴何以樂其樂耶子曰彼亦非無此憂也憂在樂之先  
耶今吾於此亦非無彼之樂也須先憂其憂可也同列曰  
然則何時而樂也子曰必吾所得而理者各適其所而後  
可同列曰有是哉

張郭二公祠記

州太守 汪 溥 新安

薊州古漁陽郡也漢太守張公伋嘗吏茲土予幼  
時讀故事嘗聞漁陽之民以麥秀兩岐歌張公之德政威  
讜塞外美郭公之奇績予每慕之而其在漁陽行事之詳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美

未始得聞也乃成化壬辰拜命太守是土既至遍歷境內  
之神因過二公祠下慨然嘆曰自公爲郡時抵今千數百  
年而祠之久而不壞如此果何施而得此哉意者功德之  
入於民者深與言未既忽一耆老恢然其形端拱而進長  
跪告予曰民之所欲得非衣與食乎之二者足則治不足  
則亂理勢然也二公豈能人衣而家食之乎不過平其政  
不煩其令以繭絲爲末務以撫字爲遠圖使民得盡力於  
衣食之謀耳是以漁陽之民但知耕焉而食織焉而衣廬  
焉而居相安相養相親和睦不知二公之爲功也殆二公

既去有繼其職者政尚紛更以察察爲明而啟人之事訟以鞭朴爲威而使人之恐懼急於催科而沾能幹之名曲爲諛容而固一身之祿循乎已之欲拂乎民之情故百姓苦之雖欲耕也而農時已違矣雖欲織也而蠶期已愆矣衣食之資奚暇計哉於是翻然有思曰昔之張侯郭侯皆吾民之父母也彼以保赤子者保吾民而民得不以懷父母者懷二侯耶故歲時必思飲食必祭此祠之所以建焉而敝敝焉而新愈久而愈不壞也噫子何知之詳耶耆老曰漁陽之民自漢迄今能無代繼乎以吾聞之於父以父聞之於祖以祖又聞之於遠祖等而上之口之傳耳之聞心之記憶而不忘予曰美哉叟言遂執筆書於二公祠壁且與官斯土者胥敬勵焉

州太守汪公德政記

鹽運司同知 崔富 郡人

州太守新安汪侯溥視事九年有德政郡人乃援漢民借寇故事留之觀風者以聞上特軫念元元旌以誥命陞食從四品俸俾復任一考慰茲民望恩至渥也今年春期滿舍綬黃童白叟奔走遮道武夫甲士免胄攀轅至有以金帛餽之者弗受傍徨躑躅意緒無聊遂以所却員石藜磨

以予郡人請言勒之予惟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薊人之感侯者若出一口予於是請復奚辭哉惟薊之爲郡廣袤千里西密京師東冲朝鮮南連淮海北枕雄關實至要之地內叅三衛外統四縣不但學校生徒焉朝貢往來甲於他州錢穀出納甲於他州丁夫差遣軍匠勾理甲於他州况邇年師旅弗靖饑饉洊臻又至繁之所夫以至要至繁之郡前此非無郡守在則民不見德去則民若忘之者何耶惟侯下車以來廉以立身誠以爲政首新廟學躬誨諸生錢穀出納銖粒不爽丁夫差遣貧富有差軍匠勾理罔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三

不肅清大軍雖過處置得宜年穀雖歉積蓄有素以至養老尊賢事上接下靡不盡道用是境內効靈麥秀兩岐穀生雙穗此軍民所以甫滿而復留就去而不捨也豈惟軍民而薊之衛僚州之寅案學之師生郡之士夫若皆有所失者此非深於德者疇克爾哉嘗觀漢使張堪守此八年寇弭民富而百姓有麥秀兩岐樂不可支之歌今侯不但麥秀兩岐又且穀生雙穗蓋天心格之使之於張有光矣前張後郭載之漢傳其惠至今可攷前史後汪而我朝不知爲史氏者誰能紀之以追遺缺爰撮緒餘勒之貞珉使

後之視汪猶汪之視張不已焉民將以德汪之德又德後人也

重修鼓樓記

陸樹聲

薊州爲京輔要鎮左扼山海右控居庸背連古北距東西南各四百餘里而薊當其衝枕山帶河重關複阻遞爲應援以翼蔽畿輔又其東則朝鮮朶顏貢使往來率道境上南通西河餽餼食玉田寶坻魚鹽之利雄甲他鎮故崇墉巨屏特設守備宿勁兵豐儲峙以崇城守城北阻崗不門惟東西南設三門上緣崇墉各建麗譙角樓弩穴分峙四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完

隅中衢則建鼓樓屹立與三門等俯瞰闔闔足稱壯鉅歲久傾圯寢失舊觀臬司西平王君詒戶曹固安段君鍊圖新理之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六月落成於二十八年七月

烈婦劉氏碑記

兵備道

李之芬 西平

予治兵暇閱往牒偶及節婦劉氏傳私心悲歎者久之已復思墓之郊又樹之坊示風也乃其行不傳卽過其塚者不過曰節婦塚耳誰其興起風之義謂何請詳其槩謹按劉氏乃流寓民劉宗仁之女年十八適朱孔思爲繼室孔

思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曾爲陝西平涼府鎮原縣縣丞  
僑居於薊時食貧年五十餘矣娶劉氏僅八載而疾作劉  
初進粥不啖繼進藥不愈再割股以進竟不起慟其死不  
忍獨生思殉夫焉引繩不遂遂以刀自刎死伏於夫側時  
士民觀者如堵當事者奏聞得旨如例旌之嘻有是哉貞  
而烈矣夫劉產自流寓非貴家大族習聞女訓者比其適  
孔思思已中年非結髮者比且也家徒四壁餬其口於市  
肆卽調琴瑟爲生蹙矣劉何以殉哉八載同生一朝共死  
豈所謂天以完節付之耶語云慷慨殺身易夫談何易也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四

成仁取義烈丈夫猶難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載在青史  
者古今幾人乃今婦死於節天地三綱挈其一矣談何易  
也予封其塚高其垣樹之松柏表其行於石蓋取風之義  
云世有當存亡之際變面易心者罔之生耳三綱謂何過  
斯塚也不汗顏哉君子曰可以風矣

賜廣福寺名記

少傅

胡

澹

昆陵

夫二儀旣判萬物備周三墳五典文籍咸具後漢西方生  
佛不化而善不言而信利物宏深人天仰慕法雷聲振於  
中洲佛日光流於上苑歷漢唐金元以至我聖天子六合



海宇車書混一出闡佛教賢良愚暴皆屬釋迦如來一佛之境重重梵刹市列如星巍巍大道傳燈若日文物之地必用文物道德之流轉而緇素嗚呼美哉今眞澤長老號曰天雨住持茲寺者在京順天府薊州城之中蓋寺者崇善古刹之基地歲久圯墮敗屋數楹其先薊州僧正司僧正福慶號曰壽堂同眞澤長老募於大檀越直殿監太監劉公通御馬監太監劉公順二公之所建也其殿宇廊廡三門庖湍莊彩佛像奐然一新經始於宣德癸丑正月吉日落成於正統戊午二月二十日寺旣成蒙恩賜額曰勅賜廣福寺今第二代住持如增號曰雲勝請予爲之記然如增以明敏之資戒行精嚴衆推老成堪爲偉器住持此寺墨鉢開合輝燄可謂盛矣惟朝廷舊制褒崇之典凡天下名山大川佛圖蘭若僧錄司科選才學戒行之士今以禮部出給劄付如增住持本寺領衆焚修祝延聖壽使闡崇三乘誘民爲善而助唐虞之治其至盡矣然光前紹後布於諸方豈非道假人宏而行歟尙勉之哉

修三官祠記

鄭廉 郡人

郡北城有三官神之祠在焉據彼經而言之有天官地官

水官之殊其所司有賜福赦罪解厄之異名雖不同率皆  
勸人之爲善戒人之爲惡也然其祠宇創立不知何代但  
歲久湮壞墻垣傾圯神像索然實不足以起瞻者之望於  
是郡人崔暹等協道士王永福竭誠而起修葺之意各捐  
貲以供乃事遂卜吉日吉時增廣地基鳩工聚材繪畫丹  
青塑像具備起工於正德庚辰三月一日告成於正德辛  
巳五月五日自殿宇以及外門自堂階以至神路仆者興  
缺者全塗堊之工丹雘之飾輝煌昭映快人心目暹等慶  
工之成會集衆友而相謂曰茲祠之修固有以繕完前人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之功於不墜矣使不刻之以石安知將來不沒今日之意  
乎况神之威靈又有所當褒揚者乎遂徵言於予以記之  
予謂聰明正直之謂神溫良恭敬之謂人神之所以感乎  
人人之所以敬乎神亦理之宜也諸公旣捐貲以終厥事  
復刻石以記其所爲其終始之敬亦有如在之誠矣使後  
之人登斯堂觀斯像頌斯文乃知其詳而敬畏之夫豈無  
益之舉媚神徼福之爲哉又惟其餘論使人敬其神則暗  
室之中有所思也使人畏其法則康莊之內有所懼也敬  
其神畏其法則人將順常道而行其亦不敢悖理矣由是

而知立石之益

修神仙嶺東岳祠記

右副都御史 李 秋 郡人

古人壇墀事神不爲祠自明王享帝之典興而祠權興於茲矣秦漢已還遍布寰區山川之神幽贊玄化之祠爲尤盛焉薊城南十里許有山舊名翠屏無何卽羣譚易名神仙嶺層巒疊嶂俯瞰閭閻爲一郡形勝之冠其絕巘而南有 東嶽天齊大帝祠規制宏壯創建莫攷所始靈異昭著輿心震肅者有年矣蓋 東嶽天齊大帝本國家祀典之神憑茲山靈秀氣此所以英爽流布鼓動人心也歷歲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聖

旣久殿宇傾圯金碧剝落寢失其舊鄉人盧君瑤等倡義約衆會得郡廩生蔡君如芹室人高氏虔施百十餘金倚陳君贊募工飭材撤故而鼎新之閱月大殿告成乃增修兩廊十二司祠未果繼而原任山東都司斷事郭君盤重修山門一座李君應元等各復捐貲鳩工兼附近居人樂趨赴役以助其成添修大殿重簷抱厦增塑侍從人馬又添鐘一鼓一起蓋二樓禪房三間周圍墻垣漸次築補粧飾神像飾彩繪金廟貌更新視昔赫然改觀矣經始於萬曆六年春落成於萬曆八年秋王君稱聘李君樓蓋謂茲

衆善增修之功不可終喪成欲垂諸文永爲後人興起計也乃礪石請予記其事予覽經傳言鬼神之德之盛使天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下左右又曰能禦災捍患有功德勤勞於民則祀魯論則云敬鬼神而遠之鬼神之情狀專祠祭祀之禮盡於斯三言矣諸君之修是祠而欽崇奉祀之者其亦以是也夫若以爲資登臨瞻視之舉則褻矣若爲福田利益之圖則惑矣豈神之所以感人而人之所以祀神者哉諸君必不爾也故不辭爲之記其事於石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四

### 北極閣記

李

旭  
須江

薊東西北皆山號平原者惟南門三獨北背山而不門立閣城上名之曰北極蓋中實以北極星像以當山剛氣兼不與往來之道通也官民舍宇簇居城之南偏而虛其北面下爲倉庾佛老子之宮散處其間其隙則樹禾黍菽麥如野之隴畝焉余倅薊自辛厯甲公餘則近而崆峒香林鐵嶺遠而西至五名田盤東至翠屏黃花龍王日諸可娛目盪胸者蔑弗遍厯獨於最近之北極閣咫尺之內四年之中未嘗一登豈故驚遠而忘近歟蓋以其無甚異而忽

之也今年去官居閣下之東偏道院薊人士日載酒來飲  
余忽望而指曰請就飲閣上可乎余曰可於是覓徑石間  
拾級而登及上恍然乃知環薊三面之山皆奮踴輻輳畢  
萃於是閣而閣乃薊一大觀也向者登崆峒俯見閣藐如  
一拳耳然在崆峒見崆峒孰與今在閣見崆峒之全峭壁  
幽巖蒼顏秀骨古觀鐘出林陰邃峪泉噴石隙無不近接  
几席杯盤間也向者登香林鐵嶺及薊東西諸山或時無  
意於閣或時有意於閣而遠不見閔然在一山得一山孰  
與今在閣得衆山之夥或蹲踞而依履舄或挺拔而薄雲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壘

霄或蜿蜒出没若龍蛇或猙獰蟠踞若虎豹其行也若或  
驅之其立也若或止之攢蹙若干夫之擁持衝突若萬馬  
之奔馳其圍若屏其湧若浪或怪若鬼物或姣若好女伏  
跳百變層疊紛呈衆山後復接邊關諸山煙鬟霧髻濃淡  
纍纍無際無一不爭媚鬪妍以眩我眉睫也其南則近而  
闐闐煙火比次如鱗遠而沾洶現渠遶運諸河直走旁注  
繆綏蚓結於沙村煙樹之間居者散於田行者交於途鉤  
鉏車馬錯見雜出而北則聚落星稀傍山依泉茅草茂林  
熱客罕至其有孑孑歌呼坐卧隱見於澗石崖松中者非

收則樵非僧則遊人也是則一閣而目擊喧寂紅塵桃源  
世中世外於是乎分矣若夫風雨至而煙霧籠雲霞開而  
蒼翠滴日出而埤穴異色月上而哈呀生光一城如水花  
木霜雪時移態變是又摩詰之所不能咏而圖也自茲一  
登飲而薊人士時有在不在余無時不在閣遂爲我有  
也獨怪向未去官閣自懷其奇處荒僻寂寞之隅幾立春  
秋不獲一賞於世豈亦有數存焉者耶抑卓犖高潔固不  
欲與宰官俗客相周旋寧不見知而無悶耶

修火帝真君祠記

庠學生

朱啟東 郡人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吳

火帝祠創立不知何時稽之圖誌所載薊州城隍廟在城  
西北隅洪武初所建也及聞父老所傳自元以前有遺址  
焉蓋薊古多名刹碑記多遼金書額且廟有古柏一株圍  
殆合抱枝幹顛秃皮膚半存夫柏永年者也觀此則廟之  
自來或如傳者所云非止起於圖誌所載也廟有火神土  
地河伯子孫真官諸祠各列左右有道士以奉香火州人  
亦以致祈禱焉數年來火帝祠以歲月風雨湮圯神不能  
妥且以河伯蕭晏太尉三公共處一祠非所以示誠敬也  
嘉靖壬子鄉人霍鑑乃謀之於耆老王玉李麒併力協心

各捐所有益之於四方願助之資遂市財之美諏工之良  
涓日之吉撤舊爲新而更立河伯三公於別所於是棟宇  
森嚴金碧輝耀神各有祠而敬各有主鄉人之願足矣事  
旣竣以廟舊無碑碣乃屬予爲文以勒之石請以六經之  
紀者言之粵自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分而爲五行火也  
者地二之所生天七之所成也至於五行相生而火又爲  
木之所生也其位在離其令在夏其性炎上其味作苦其  
在天也爲陰其在人也爲言其爲星也爲鶉火爲大火爲  
熒惑其益於民生也炊爨以爲饗殮之資其循之五行也

蕪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七

有備無之殊其徵於人事也有休咎之應其係於君長也  
當立惟修惟敘之政其係於人臣也當盡燮理寅亮之責  
其隸於神也古有祝融氏主之夫五行皆切於民用者也  
而水火爲最以其非此不生活也使其旣備而後敘則五  
氣順布而庶草日蕃蕪矣况其稼穡乎霍君此舉固非藉  
此以邀福於神亦未必以必以祠之新毀而爲有無也特  
以義不可已而敬不容過云爾其祠始工於嘉靖癸丑上  
元十有七日告成於本年十月吉日其舉事之易而竟事  
之速如此則吾人之誠敬與吾神之默相不可誣也奠祠

之後神其順修敘之效以庇吾民吾民尊禮之心於是乎有在矣

修香林寺碑記

戶部左侍郎 毛綱 郡人

吾薊城北二里許峯巒環立雲表蔚然深邃古建梵刹於峯前名曰香林歷代兵火相仍失記莫詳其始建時也有崆峒鵝泉流峙左右佳木秀繁蒼翠掩映薊之一勝概焉四時之登遊者殆無虛日但積之歲月加以風雨殿宇日漸傾圯色相凋落繼此而不重葺之其荒廢可立而待矣有鄉老陳守正趙龍陳乾輩素守慈理種善有年日擊斯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吳

廢悚然有動於心虔誠振志會衆集財廣募善類鳩工計料次第修之重修大殿五間添列羅漢十八尊背塑觀音三像建鐘鼓二樓周補墻垣同郡壽官蔡思忠廩生蔡如芹一閭與念捐貲捨金莊嚴佛像煥爾一新金碧交輝光奪人目緣是改觀於前多矣不但甲於諸山之刹京東亦鮮其儷焉經始於萬曆七年落成於十五年夏五月鄉善用力之勞用心之勤併悉見之可謂積善於冥冥圖功於不朽者矣同會張守分許一言託庠友宋希廉求記以傳諸遠予觀勞績接筆弗辭曰佛教法門歷漢唐宋其來遠



矣凡梵宇之修建法制之所不及出於人心之同然又樂於趨事而不容己者在在皆然也見善則樂而爲之見不善則憚而不爲信乎佛道之教固所以濟世道之不及者也况藉此法教以祝延聖壽仗福德奠安生民今鄉善補廢修墜是豈無益而妄爲者哉仍冀後人繼興善念恒懷永圖續葺而不廢斯利與吾薊千萬禩而同休是善之善者也又不徒爲一時之侈觀者矣故述其始末以塞其請興助善姓開列碑陰

重修武廟記

祭酒 成憲 郡人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冕

薊州衛舊有旗纛廟附於衛署之左側歲霜降節守備官率所屬以牲帛致祭蓋舊章也嘉靖間衛改爲薊州兵備道又改爲總督軍門總督徙鎮檀州復改爲道而廟附如故於義無當且廟庭南向而門東向觀者病之萬曆辛丑總督杜公奉命來餉薊州兵備時公方自海上振旅而還展謁廟庭行而言曰薊州左輔重鎮夫非用武之地乎旗纛之神實相厥武而廟貌未稱如安侑何因謀之督儲司徒大夫齊公安所得善地而遷之胥曰倉之東有隙地一區土燥而剛位正而方以妥以侑宜無不臧又進文武官

屬而諭之曰力詘而舉羸懼以煩吾民也吾捐吾俸以佐之衆嗷嗷受命惟謹於是鳩工戒徒捐穀舉事舍其舊制廓以新規揀度盡勤斲虔盡智塗墍盡良丹堊盡賁第興序施底於純備正殿兩廡巍然改觀而又限之重門繚以周垣深嚴邃密罔敢狎睨且前臨萬井之通衢後倚百雉之崇堞體勢雄峻如靈旗盪空萬騎自天而下也又如百靈咸集煙雲拱護而神爽赫奕也猗與盛哉前此所未覩已肇工於萬厯壬寅二月訖工於五月是役也公捐貲一百一十兩有奇郡守鍾君捐貲十兩新任守備史官署守

蘄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備事千總馬鑑暨各衛官捐貲六十兩有奇工徒經費咸取辦於此民不知有勞且費也旣落成徵予爲記以詔來者今按旗纛正殿設軍牙六纛神牌仍肖昭烈武成王像南向旁有四配有十哲有兩廡從祀諸名將畧倣文廟之制故亦名武廟焉稽之載籍青龍朱雀白虎玄武見於曲禮詩註亦謂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揚子雲所謂龍虎鳥龜是已此皆四方之星取其形似而畫於旗纛之上以象天而示武故必有神以主之而昭烈武成王而下諸名將莫不有謀王定霸之畧勘亂禦侮之功義烈震於兩間英聲

流於百代則萃而祀之武廟以爲崇報之地且以作忠義而倡勇敢亦禮之以義起者也或乃謂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魯頌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見文武之道合而爲一者也今祀旂纛而並祀諸名將爲武廟若岐文武爲二塗於禮顧弗悖乎此固一說然神無不在禮有攸重文廟通於天下武祀專於軍衛各有取爾也矧歷代名臣特以其武功獨盛名之爲耳中間身都將桓才兼文武樹耆定廓清之功而亦不廢詩書禮樂之訓或稱人材殊絕或稱輔佐獨優輕裘緩帶左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右圖書諸如此類未易縷指是可盡以武目之乎謹以從祀孔庭宜無不可者特其武功獨盛祀之專祠以爲司軍旅者之炯鑒耳非以其無文而別祀之也故祀旂纛所以象天而示武祀名賢所以事神而名教其取義甚大然則公之恢宏廟貌享祀明靈豈徒以從侈儀章聳一時之觀聽乎哉余樂觀厥成遂不辭而爲之記

修廣福寺碑記

祭酒

成

憲

郡人

蓋聞祇園闡教流法雨於大千舍衛傳經布慈雲於億劫凡瞻佛日俱免沉淪諸被祥光咸從智慧是以普濟通流

乃降心而頂禮覆庇周徧亦竭力以奉崇茲教所及亦人心所願也薊城街北有寺名廣福蓋勅賜古刹也嗚呼一芥子可以徧須彌則其廣無邊恒河沙可以成異寶則其福無量然亦要使物物爲法生生皆佛乃所以廣福耳且其地西壁學宮南凭州治當龍脉之衝據鸞迴之勢冠蓋往來士民瞻仰固關運氣興衰或係人文隆替乃歲久廢弛日以傾圮畫像或結伊威鐘簷將淪蠮蟻勝槩坵墟識者謂其風氣湮鬱之厦矣頃之有本寺長老名明燦號雲光者鄉善人蔣君名菊者憫古蹟之凋殘悼佛刹之荒廢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 五

共發菩提之心斯葺蘭若之舍日斯適而月斯征棄捐無毀寸有積而尺有累誠願愈堅用是協謀乃宏茲構飭惡從好易舊爲新金碧輝煌畫棟雕甍日麗丹雘錯落珠宮貝闕雲連依稀鷲嶺之規模彷彿維山之氣槩厥工落成之後爰徵記事之詞予嘉其志乃誌以文夫儒者以佛氏之教爲虛無寂滅無當於理道一切疵之予不其然予以爲興於季世之衰而默相夫主化之不及者也蓋自上古澹泊無爲噩噩渾渾人皆含貞飲和至家可封而人可式固無假於清淨之教而自化者也洎晚近世法令滋章人

心不古日漸入於澆漓即使督責在前刑辟在後猶有不  
悛之行滔天之惡此詎可以刑法功令勸誨哉乃佛氏者  
出旣以慈悲苦空者化彼西方悍戾之俗其教遂流行於  
中國而有輪迴因果之說俾自作於生前者猶莫贖於死  
後有知者焉得不勉爲善於生前固可以堅人善心又消  
人惡心也假令人人皆善人人無惡則所稱地獄者卽不  
設可也卽刑辟法令復誰驅之入也所以陰相國家以助  
王化者豈不大哉然且欲一切解脫一切覺悟使四相皆  
空萬緣俱盡而三千大千世界悉成佛性而後已教豈不

蕪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大善茲所謂兼愛也可以廣福矣彼老氏欲剖斗折衡莊  
生欲墮體黜聰乃忿俗嫉世之言也一佛氏之意也予故  
曰佛教者興於季世之衰也茲舉也始於萬曆二十四年  
落成於萬曆二十六年鳩工計材陶於冶石於山費以千  
百然皆雲光及蔣君力也功亦茂矣可以不朽施捨之費  
則倡於州守賈公鄉宦成公其後繼守黎公復董而畢其  
役而四方車輪擔負踵至乃足於費而底於成例得并勒  
餘善則鐫於陰

增修永濟橋記

祭酒成

憲 郡人

薊爲畿左重鎮城之南五里有沽水爲運河河有石橋爲永平遼東孔道橋不知造自何年何人永樂間河北徙橋淤爲陸正統間嘗一疏濬未幾復南決天順庚辰守臣以聞上命工部主事夏公澄董其役撥軍夫二千人治之開故道塞旁流鑿地爲渠其詳具載監察御史襄城李公敏所爲記中而橋以永濟名亦自此始自天順庚辰迄今又百有餘年橋漸傾頽水行橋南北而北行又深廣伏秋水漲勢如盤渦不可以舟間以輕舸冒險時有覆溺冠蓋行旅之所往來兵機邊警之所謀報咸苦濡滯關係匪細細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十

也前是監司以橋樑道責郡守守計工費鉅莫敢建議亦不能作無米炊因仍久之萬厯辛丑高唐杜公奉命飭兵於薊經文緯武振紀詰戎百猷鼎新功在社稷自藩叅總憲晉陟左轄建牙開府匪旦伊夕矣無何甲辰乙巳連歲大雨潦橋益圯水益北民病涉日益甚公愀然嘆曰是安可坐視民之覆溺而莫爲之所也乃謀之郡守詢及父老將借資府庫乎府庫粒粟皆軍餉也將藉力民兵乎民方災困而兵急邊作不遑他及周爰咨度莫知爲計乃復慨然嘆曰是安可以力詘故坐視民之覆溺而莫爲之所也

無已吾其盡捐吾俸以濟吾民乎乃陸續出俸金六百七十七兩有奇米二百石時值價可二百兩諸官士民間風義助金者一千二百五十八兩米三十石僦土募夫採石代木經始於萬曆甲辰五月訖工於丙午四月自舊橋增修石橋長二十丈五尺廣二丈一尺五寸崇一丈九尺餘仞其堅若礪矢矯若長虹而舊橋得新橋爲倚護若增而固焉郡民之往來者足相踵肩相摩而懽呼相屬也永平遼東輪蹄之經過者日百千計而晷刻無滯也自是而卒歲無復以覆溺報民且不知水之爲患矣於是郡民德公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臺

之深共謀卽其地立祠以祀公士民子來而趨公聞之曰毋庸也吾盡吾心焉耳士民曰未可以溷公知姑建亭樹石以垂永久而問記於憲以爲異日祠而祀公者必此地也憲不佞聞之古單襄公過陳而得其橋道陂澤之不飭以占其將敗子產之相鄭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輿氏譏其惠而不知爲政謂其徒杠輿梁之不成也夫以深厲淺揭於民之損幾何而君子規規焉以議其成敗得失之數而况茲橋爲東西孔道關係如此之大者乎今公一注念一引手而歲脫數萬命於魚脫自一歲而集至十歲百

歲其全活不知其幾此爲恩德寧有量哉矧冠蓋行李兵  
機邊警無所濡滯尤大有功於軍國也昔召伯有埭鄭國  
有渠白公蘇公有堤千百世而下以爲美談而李冰之橋  
於蜀蔡襄之橋於閩功救霄漢名流金石且血食於彼地  
無窮極焉今公功德視此豈有讓哉是宜郡人之祠公而  
先爲建亭樹石以詔永久洵盛舉也公有大功於吾薊內  
撫災民外禦強侮其德政未易更僕數而修郡城功尤偉  
足爲郊關保障以別有記茲不具論

白馬泉記

祭酒 成憲 郡人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羹

白馬泉在崆峒山之麓山巔有崔府君祠在焉俗傳府君  
常乘白馬飲於此泉以得名然不知其何所攷也泉源廣  
丈許深可三四尺而水常以盛夏出歷秋冬始涸其渟涵  
澄澈鑑人毛髮如寶鏡之出於匣其清冷爽沁人肌膚  
如水壺之置於室其流波噴涌而南注激如喧虺行如漱  
玉聲响清耳迤邐而不絕上則古木蔽虧有陰可蔭下則  
豐草蒙密有藉可眠而州人之往遊於其間者亦自夏而  
秋而冬無虛日焉蓋薊門一勝地也家兒性愛山水卜築  
於此濬其源而廣之營以巨石而亭覆其上又於泉之西



構亭數楹鑿渠遠砌瀦水爲池時坐其中仰而望山俯而聽泉則崆峒之聳拔西澗之浩渺咸迴奇獻巧於軒窗几榻之間又不止一泉之勝而已予自翰林謫官家居日以登臨觴咏爲事旣樂其地之美又樂我兄之善成其美也乃爲之著其大致如此至於府君飲馬之說有無不具論嘗攷崔子玉在唐爲良吏爲民攝虎其事甚神今此泉之解鬱蒸而廣浸灌有及民之功則雖謂神之所爲也詎不信哉然則吾兄之濬斯泉亦所以承神之意也已

修靜安寺碑記

趙應期 郡人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七

薊城外西北三里許有寺名曰靜安傳聞創建自金遼時其詳不可得而攷矣然睹其殘碑記載香火土地錢糧庫藏園林樹株當時稱最勝焉厥後歷年旣久氣運漸衰殿宇敝壞墻垣傾頽荒涼莫此爲甚迨萬曆己卯歲秋九月大殷遂至坍塌佛像俱爾暴露鄉人吳君麟謀諸耆老韓君邦顯賈君寶曰吾輩土居山下世爲靜安鄰今此寺廢弛若此何忍坐視遂倡大義約同鄉有善念者若干人結社會茶各捐已資積少成多以興大工復與住持明貴訪諸僧中有道行者名真悟請以爲募主自萬曆乙酉春起

至秋止若殿宇若僧室若山門若墻垣奐然聿新無復昔日之荒涼矣乃索予爲言以記其事予因感而嘆曰興廢有時感應不爽靜安吉名利也始之盛者如彼繼之衰者如此昔之廢如彼今之興又如此是雖諸善人作福之功而默默之中亦必有所以感之者况殿宇鼎新則佛有所依由是而諸僧禮金容諷玉軸朝夕鐘鼓焚香之餘遙祝聖壽則其法力之誕敷慈惠之流布將遍寰宇矣豈止吾薊一方而已哉寺有餘地樹株井泉磴磨僅可以供香火者並諸施主姓名宜載碑陰以傳之不朽云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修香花菴碑記

孫國禎

夫梵宇之廢興人爲之也亦地爲之也故波斯匿等五王白世尊者僧伽尸水側福妙最是神地欲造禪寺世尊曰汝等五王此處造寺長夜愛福卽伸右手從地中出伽葉如來而告曰欲作寺當依此法按是而知香花菴之所由興與廢而興謂非結善緣者其慧根如五王而梵基稱神地也哉菴原建於薊西白澗邨以奉觀音大士因取七寶蓮花含香映日故標此名而虔修已非一日日旣久崇者頽下者蕪繪闕致汚烏鼠穢之市人伐樹發石尋蠶食其

地而址幾蕩矣空閃毫光可堪太息歲壬子而得宮正邱  
徐二公觸目傾圮於大士誕生之日鳩工而集事焉址仍  
其舊而制殊於昔大殿樓閣煥然鼎新凡楹六間翼殿而  
煥然者爲廊殿廊殿之楹六間綴殿而煥然者爲羣房羣  
房之楹一百一十一間復於殿左建一禪師塚塔院而煥  
鼎者又未始不巋然也輻輳萑蘆窠紆鬱萬楹百拱繡  
稅玉題凡四奘厯而厥功將告成矣耽耽悒悒信忘想之  
嘉所得佛弟子悟真者住持焉而贍地五頃有其半進香  
獻花其資更不乏則是菴且興矣而是菴之廢而興者夫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堯

固人爲之也而亦地爲之也若夫薊門左倚崆峒右據盤  
山矚眺南面洪濤接天川魚沙鳥參差厯落鐘磬之聲冷  
泠然與山水相答倘卽所謂神地乎而易癥正結於盤山  
之下法雲旦聚慧日晨登恐薰修正業無出此地右語曰  
妙門關鍵闢之者旣難法海波瀾遊之者未易因此而視  
聖壽於無疆躋斯世於咸泰不能不向此中稽首也則道  
周萬億化起大千開方便門具真實相者二公豈特爲一  
身邀福已哉予不文以徐公之請而願附於不朽敢記其  
事於左亦用以表白潤都之地爲最神而二公之結善緣

爲慧根也邱公諱乘雲鍾公諱從秀王公諱朝用蕭公諱  
成徐公諱貴時萬曆二十四年甲寅歲之孟秋月也

修城隍廟大殿碑記

戶部郎中  
毛維騶 郡人

蓋天之爲民曷其有加無已乎立之君以保之復立之神  
以祐之君也者所以明操賞罰之權以衛民神也者所以  
陰制禍福之柄以全民總之所以成 上天爲民之德而  
已夫君據神州宅赤縣夏屋宮駕彫琢陸離以輪奐其居  
非竭四方之物力以奉一人乃斯民所自鼓自舞以爲一  
人慶也何獨於神不然乎薊州有城隍最親民之神載在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李

祀典詔諸王制所從來舊矣彰善癉惡庇國福民昭昭毫  
髮不爽所以司 上帝之令而糾一方之民至顯赫也以  
故守土者歲時有祭朔望有謁修救修禳爲祈爲報亦以  
天心爲民之心而已其祠在州治之西北建立旣久風雨  
剝蝕廟貌或弗飭里中徐君行馮君愈新李君文聰暨廟  
會輩好善喜施久而不倦凡境內善地諸所傾圯靡不就  
新乃曰擊而慨然曰是非所以妥神靈而昭報稱也於是  
各捐貲以爲衆倡而諸和者旁午而輻輳焉鳩工庀材悉  
肩其勞階祀主厲丹堊旣煥東西耳則真官土地祠在焉

左右翼則十二曹官禱在焉寢官居殿之後火神居殿之  
東易棟改規咸次第而修葺之金碧輝煌絢然奪目洵爲  
壯觀也乃徵文於子以記其事子曰諸君爲善之心旣真  
且堅固非惑於難憑之禍福以博過耳之虛名也何以記  
爲而子亦有以知諸君之心矣事不記不傳心不觸不興  
蓋欲啟後人爲善之心於不窮承天心爲民之意於不朽  
則有斯石在耳雖然子更有說焉神無往不在有神之神  
在則神若在矣神無往不安諸君之心安而神亦安矣則  
是役也真可以妥神靈而昭報稱乎敢以塞諸君之請何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空

如衆唯唯曰善故爲之述其顛末如此是爲記

塔下寺碑記

戶部郎中

毛維騶 郡人

薊州西南隅有塔屹然晶然似峯似雲似標似螺末銳基  
肆皮旋腹實朝惹燕盤霞夕送崦嵫日蓋薊鎮也亦薊觀  
也祖創固與城俱嘉隆間葺之者再然基則北連衛廨臺  
以恤弁駐其所時築墉塗墁輒取給附土沿成潢汙下丈  
許雨集卒歲不涸相違纔數尺也淹漑浸沒日甚一日旣  
原基盤據有年然腠氣洩於鍼芒長堤潰自蟻穴於是祀  
人漆室憂薊人不無關矣頃善友宗君林君輩喜爲捐貲

不學常格家兄清演與焉適行僧寬裕募贖其闕而工以次第舉首羅土石實其虛所以本也次整其缺次粉其郭次飾金翠冠其巔一時掃霄拂雲絢星奪日遙目之則仙掌玉莖諸天恍落邈睨之則兩脇欲風神情怡蕩洵一時偉觀哉而諸君樂施之功不少也夫塔非於薊無繫也塔神物非塊物古建都啟土每封望爲鎮主塔爲薊望舊矣薊氓依附藉默仗蔭庇於是焉在且其形類毛錐巋然一筆峰也薊文運蕭瑟殆三十餘禩幸文筆新提毫端健秀掃雲漢判江河走龍蛇行不讓長鎗鋸戟收筆峯第一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空

捷蓋在此會薊士尙勉圖破天荒題雁塔無負默相神工且以符施修之證果也則愚所望也抑又聞之語曰活人一命勝造九級浮圖此又廣於修塔建寺之外可並附以爲薊人說

淨土菴記

歲貢生在陝西 張文炳 郡人 褒城縣知縣

大洪土人名芳浩姓原山西太原府遼州人蚤有出世超塵之志年廿餘遂捐棄家業入東五台山清涼寺投師披剃恪守戒規潛心內典夙夜進修不欲碌碌爲庸衆流也旣而以聞見不廣宗旨不明攜錫鉢遍歷上谷雲中間學

孳參訪以求上乘之道積學既久曉悟諸品向上旨趣以爲未也念京師海內釋子之所歸往其間必有高賢大良可以取正者東出關遊京師因抵於薊弛擔城西之白塔僧舍在城古刹獨樂寺之下院也地頗幽僻可以憇息兼聞寺有藏經請於主者陸續取而翻閱攻苦啖澹日時罔間於是檀越漸至供養豐殷齋衲之餘盡以修葺室廬門宇皆煥然一新凡五夏寒暑而業卒大會僧衆講經三閱月瞻禮者雲集布施者川至爲一時盛事事旣竣廣有羨資盡以付主者毫無所取卽時東擔欲去衆檀越益高其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奎

行相與懇欵挽留乃止卽爲謀棲禪之所南泉丁君以四十金易宅一區在城東南隅將以爲永業慨然願以爲菴敬請居焉時萬曆廿六年十二月也其閉門修講一如在白塔寺時衆檀越愈傾心向慕禮意勤篤以菴之室廬卑隘不足以歷久遠謀撤而恢宏之上人弗與知也閱藏經於五百戶屯於玉田縣上五台山飯僧歸而閉戶守靜三載出則遊南海觀音岩飯僧往返年餘而菴成矣正北禪堂三楹邃宇崇階足稱壯麗翼以東西廂各三楹向禪堂構小室奉韋馱高潤其門上人題其顏曰淨土菴菴前庭

謁予曰上人居此幾十年吾人高上人之行致意於此菴亦良切矣幸勒其事於石以垂久遠予謂菴者閭也閭然修於中故謂之菴以淨土名菴其意何居豈以土之淨者卽可以爲菴耶抑以西方淨土也菴以奉佛亦謂之淨土然菴以居者名不以奉佛名也知上人名菴之意矣蓋心爲萬善之原猶土爲萬物之本土之不淨物何以生心之不淨善念何由而起土之不淨者荒蕪芟薙之污穢掃除之物自生生不窮矣心之不淨者却其雜擾克其係累善念自萌然心不易淨也七情之所感發六慾之所交引貪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畝

嗔癡妬淫邪紛如於中必澄神定慮迴光返照以求本來之心平七情節六慾貪嗔癡妬邪淫一切妄念屏除之空洞瑩徹如秋空皓月寒潭澄水纖塵滌盡寶珠自明此上乘之道自茲可到彼岸矣上人之數十年勤苦修習求淨此土地閉門誦經尋淨土之指歸也上五台遊南海訪淨土之果證也以淨土名菴自謂也亦以告衆檀越也各淨其土平氣和心咸秉無競可以淳風美俗相安於極樂世界是自求福也土之不淨禮佛誦經徒好爲善之虛名耳何益之有人是菴者其省諸是爲記



浙人義塚三聖廟碑記

兵部主事 魯 史 餘姚

薊城出郭東里許置浙之義塚一區乃越會謝君偕二三同志捐施而建焉者前爲漏澤園後爲山神宇用以護守此園工竣詣予求爲記予曰土民立塚猶曰親親以相及也若君輩朝而倏燕暮而倏越詎肯以不資之身行殆諸君非老悖胡爲乎作此不祥諸君曰造物無常修短有數意外之變君子不諱吾輩不忍避妖祥之名而使吾鄉之越在異域者棄置不相守卹之殄公何過焉予曰善哉桑梓之念翻然操易轍言旋之思而猛然爲腰纏畫錦之遊者非夫矣其爲師保也孰大焉又奚啻一塚之虛無人而已哉予是以爲之頌曰諸君之善百代惟馨三神有赫四海昭明默而相之民安物寧尸而祝之地平天成豈乃萬厯三十八年歲次庚戌仲夏之吉也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奎

修義勇武安王祠記

州學正

葉士元

都門

余素讀兩戴禮至祭法見所稱聖王制祀法施民則與死勤事勞定國則與禦大災捍大患則與葬此族不在祀典薊之右閭有義勇武安王祠蓋自有城卽有祠亦云舊矣歲時伏臘凡文武將吏蒞臨茲土者咸齋明致敬居人恒

具辨香陌紙伏謁其下每蕤賓月十有三日又結社刑牲  
合樂備儀報賽焉亦與久遠先是前殿兩楹肖軍容像寢  
殿亦有兩楹肖像年歷多所風雨摧剝梁棟傾袤不附其  
椽角腐者什之五中樑欲絕前殿堦除沒地尺許眎後殿  
益庳不翅捷府且將撓折從摩空貫日不藉粉飾始靈切  
維籩豆銅羹應不先於墻屋昔記之矣其何以揭虔而昭  
獻享之忱於是本道憲幕劉君裕民及戎馬民鑑三衛諸  
官軍暨太學生王君汝明輩首發好念會月哀金經營重  
建乃遷前像於郭西別祠恢崇後寢尊成正殿加方軒四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楹易前殿爲榮路增庳麗石鼓於址尺五爛焉改觀大門  
渾饜猗圭其形中門兩楹夾鼎室二以居黃冠朝夕薰奉  
埽除備以像塑列以儀衛砌以角道繚以周垣金碧輝煌  
丹青炳煥簷厦森拱廟貌莊嚴居歆起敬矣工旣成令屬  
言以紀其事余惟王崛起漢末勇畧絕倫昭烈嘗方諸召  
虎其精忠烈義不可屈指枚舉仗節後初不聞爲神陪世  
見靈玉泉然尙未表章至宋崇寧破蚩尤復鹽池封崇寧  
真君宣和時封義勇武安王今香火徧天下兒童婦女皆  
知崇重則又久而始見神夫擅三十載雄聞顯千餘年盼

蠻斯以論於民則施法隆於事則勤死昭於國則殿庇重  
於災於患則勞績著五者備而享有廟祀誰其不然且也  
天縱王靈當必默司樞籥福善禍淫而幽贊神明以故一  
域駢蕃遠道絡繹有感而遂通不驅而至也者斯祠可無  
庸建也然掘地求泉人獲自足仰天瞻斗象不遺遠斯民  
良心不能自己諸君子貞心質行無論佐邦憲飭戎牧讀  
詩書分塗合軌相與闡發幽光不朽先喆心神運注抑大  
宏遠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日之圖無亦心私向往而  
低回不能去以至是乎人亦有言矜虛罔讐儀實多獲願

# 蘄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李

諸君子咸修壯繆之業期媿麻而潤色之以顯當世庶幾  
塞望於人心苟德之不擬惟迹是慕卽王寶應且憎余豈  
敢侈譚王之鐘鼓實式靈之謹奏於貞珉之陽

義塚碑記

進士

李孔昭

郡人

明崇禎壬午年冬十月漁陽失守全城被屠宮室俱燼及  
兵退之後屍骸遍地面貌姓氏不可辨矣城中絕嗣大半  
幸有子孫親戚收葬者百一二耳地方官府聚屍燒埋已  
不可望計其餘墻屋所壓灰土所覆遐僻所遺郊野所暴  
骨骼猶在在是也越明年有一僧人一道者拾骨聚埋於

本城南門外大路旁題曰萬人塚行人往來未嘗不浩嘆而悲思也又越十年壬辰有郡人程天祐程天才兄弟好善興起悲心恐前塚非所於是捐貲值買城西北香林寺後山阿一處移骨而深瘞之永免暴露之虞更鳩衆會資春秋二祭安定魂魄斯盛舉也且此地山水有情亦可爲死者生福陰庇其後豈不善哉嗚呼枯骨何知絕者已矣或有子孫子遺又不審厥祖厥父在此否耶惟樵夫牧豎望其塚而識之曰此薊城中賢愚善惡貧富貴賤之骨也日久年深化腐歸土只見荒山衰草土封石碑焉耳薊爲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矣

北塞要地後世鎮茲土者庶感此而慎於用兵云

### 獨樂寺大悲閣記

郎中 王子陞 朝邑

予入薊城西門寺名獨樂當其中有傑閣焉高毋慮十數丈內供大士閣僅周其身而覆創寺之年遐不可考其葺修則統和己酉也迄今久圯二三信士謀所以爲繕葺計前餉部柯公實倡其事感而興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遷秩行子繼其後旣經時塗墜之業斯竟因瞻禮大士下瞻金碧輝映其法身莊嚴鉅麗圍抱不易盡相傳以爲就刻一大樹云夫瞿曇氏之教主於空諸所有而歸之空雖像

像設教者嘗執色相亦未嘗離色相故牟尼懸珠見而非見千百億化身非見而見上士超於見外中人攝於見中同斯詣耳衆生苦海諸佛慈航獨大士從閭思修証三摩地法力宏浩號大慈悲現相化身不一而足遍滿東土大要便智愚共仰凡聖同皈或大旃檀香刻畫寶身燒香燈燭如妙高聚或白衣清淨冰月微茫或千手千眼或一枝淨瓶總一無二茲寺之以瓌鉅稱且以大樹奇也亦有異乎夫子不知一莖草何以能化丈六金身奚啻爲樹子又不知茲樹之爲嶧山之桐倉野之桂爲榿爲楠爲梓儻亦執身則菩提是樹菩提是身離身則身亦非身樹亦非樹耶子與大士相視一笑而已如破慳貪障福利影嚮之說予識也陋何足以知之姑爲記其崖畧若此

修獨樂寺記

戶部尚書

王宏祚

梁南

歲辛巳子自盤陰來牧漁陽時羽書旁午鉦鼓之聲震於天地子繕城治械飛芻儲特日無暇晷焉間公餘時不廢登臨之興思所以暢發其性情而澄鮮其耳目是州也官觀梵刹之雄以獨樂寺稱寺之雄以大士閣稱閣之雄以菩薩像稱子徒倚其間日迪夫民而教以興仁勉義遂生

復性之事陰騰神而禱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之庶予蓋未嘗一念置夫民而州之民亦相率曰子大夫以誠求如是也以故凡係夏秋正賦之索民不敢私其財學校倉廩之興民不敢恡其力撫今思昔已十數年於茲矣越戊戌子晉秩司農奉使黃花山路過是州追隨大學士宗伯菊譚胡公來寺少憇焉風景不殊而人民非故臺砌傾圮而廟貌徒存相與徘徊悲悼追憶往事而去乃寺僧春山遊來訊予曰是召棠寇杜之所憑也忍以草萊委諸予唯唯爲之捐貲而倡首焉一時賢士大夫欣然樂輸而州牧胡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十

君毅然勸助共襄盛舉未幾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寶閣配殿及天王殿山門皆煥然聿新矣予訝之曰是何成功之速也僧曰公恩德所被士民思慕一聞公言歡趨恐後予曰謔人之所勸者財與力耳固或有惟正之供而不輸公家之役而不作雖督責追索無足以悚其中者此閣之修非有督責追索之威也而不日之成如子趨父事其故何哉蓋厯千百劫而不灰者菩薩度世之性隨念圓滿觸之而卽動者衆生向善之誠也寺之興不知創於何代而統和重葺之距今六七百歲矣菩薩以廣大慈悲現種

種法力性不傳也而相傳菩薩之教無相而無不相也相  
其寄也閣則寄所寄也今人於寄所寄者踴躍歡喜尙復  
如是苟或因其外而求其內由夫似而得其真其鼓舞歡  
喜又何量乎雖然佛之理甚微妙不可思議而予以其顯  
者示之出作入息卽六時課誦也承顏聚順卽妙相莊嚴  
也桔槔之聲盈於野絃歌之聲闋於塾卽天龍八部殊音  
妙樂也興仁勉義毋戕爾生毋傷爾性則菩薩廣大慈悲  
必賜以和豐康阜之福而五教實委司徒則由薊而達之  
三輔由三輔而達之畿甸采衛皆勉於向善之念享夫樂  
利之休以成無疆之治彼菩薩化千萬億身現種種願力  
亦當作如是觀矣

重修學宮碑記

兵部尙書 王宏祚 梁南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主

古者諸侯不得觀四方故其爲學也缺東以南半天子辟  
雍之制而曰頌宮至其所以立教若詩書六藝之文鐘鼓  
琴瑟干羽絃誦之具則無不與天子之學同其後易分封  
爲縣郡舉凡一方之長吏號爲親民之官者其祿與位亦  
猶古之諸侯也故自漢唐以來州縣皆得設學置博士諸  
生一如三代諸侯之國然而爲長吏者率多從事於簿書

期會而以庠序之務爲不急故其視學中之興廢也中之子弟率教與否漠然若不相值雖有食財讀法之令特具文耳求如蜀郡文翁潁川之韓延壽能以教化爲首務者亦僅僅己我

朝定鼎於燕首稱善地而其東則薊州古漁陽重鎮也昔人有言其俗慷慨豪俠其民沉摯多材力考諸圖經則有崆峒山者爲黃帝問道之處至今土人傳之此鄉之崇氣節敦理義固可想見使長吏優游漸漬之以學而鼓舞振蕩之以三代之教化則其風俗之美何如與予昔年嘗守是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圭

州值羽檄旁午之時甫下車謁

文廟所見殿廡堂宇漸就傾圯乃捐貲鳩飭之稍稍改觀旋以內擢行而薊州遂罹兵燹之厄予前所鳩飭而改觀者蕩然無復存矣又十數年予奉使黃花山道經舊治則學舍已鞠爲園蔬欲求往時之規模並不可得歎戲太息者久之謂安得賢有司來蒞茲土以成予未竟之志而且謂興廢舉墜者勸也幸遼左胡公至慨心凋殘加意與民休息拊循三載百務畢舉於是念學宮之廢墜非所以成教化而美風俗也乃出善集之需爲首倡茂材蔡君之芬復



輸若干緡而士民遂相繼翕然助成之其經始也爲丁未  
之仲春迄戊申孟夏而畢事向之鞠爲園蔬者今則有殿  
峩然有廡翼然至於齋祭之室講讀之廬休息庖湍之所  
俎豆燕享之器無不備具而邑中之諸生皆勸於學以求  
教化之成風俗之美將由一州以達諸郡邑由畿輔以達  
諸天下實惟胡公是賴而說者則謂 令申倍嚴大吏督  
責日甚有司自錢穀簿書而外可悉置勿問顧胡公獨兢  
兢焉以學官爲務殆迂遠而濶於事情者而不知我  
國家崇儒重道積有年所

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世祖嘗發內帑勅修太學

今上亦允禮臣請命四品以上捐俸修葺皆班班見諸施行然  
則是役也正以奉揚

朝廷右文之意而欲蜀郡潁川之治復見今日豈非甚盛舉  
也哉予旣爲舊州守又以使轍嘗經其地學之興廢舉墜  
固無日不往來於胸中者今得胡公而克成予志故樂爲  
之記

修香林寺觀音殿記

翰林院侍讀

馮有經

寧波

夫寺稱古刹佛號觀音而曰大悲者仁慈之德也而其千

手者圓化之象也何以然耶蓋聞魯隕恒星佛體始降漢傳吉夢大道昉殷故摩騰天竺白馬馱維詰之經錫卓祇園黃金布給孤之地於是梵宮精舍星列於人寰紺宇緇廬雲流於華夏此寺之所由始而刹之所以稱古也觀音妙義誠非蠡測而知耳食膚談敢贅管窺之見夫音惟聽而匪觀也色惟觀而匪聽也可聽則有聲可觀則有色今不言觀世色而曰觀世音不言聽世音而曰音可觀豈非兩目不見物五蘊悉皆空觀爲妙觀音爲妙音以爲佛號不亦然乎慈航泛海度一切之苦厄楊枝灑水脫萬劫之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七

災危白蓮開而塵擾皆清紅孩化而諸孽盡洗第以忍辱爲波羅方便爲門戶寧非仁慈之德哉隨緣應質百億化身雖滅度而歸空又垂儀而覺世語其大則虛空徧滿語其小則絲髮難容是以三十二相相各不同四十八品品俱異別且雙足現杓鶴樹故千年顯於龍宮謂爲圓化之像也非歟乃茲香林亦剏自漢繕於唐還金元迨於我朝正統之間嘗爲葺焉相距漁陽約二里許東則鐵嶺龍蟠西則漁山鳳翥其後則巍峯直矗南望則平阜超忽每至太昊司令勾芒御辰嘉禾蓊鬱蘭茝郁芬而有綺紈翠飾

結駟聯珮禮旃檀而勾福向法筵而祈利是欲駢集苾芻  
咸放頂而摩踵流傳衣鉢共香燈而繼續何況簇曇花翻  
貝葉掩映般若之前誦揭諦諷薩埵婆娑浮屠之側蓋突  
兀於崗陽爲隨喜之勝地邈不知其若干歲也值今上之  
三十四年又將百數十年矣奈何日月易邁殿宇漸爾傾  
頹風雨迭侵椽椽因之毀棄菩提兜率惟餘掛月之藤蘿  
淨土化城空對摧霜之蒿棘沙門闕無其人香積塵封檀  
越蕭然絕迹禪關雲扃噫寺幾廢矣誰能興之董君懋修  
浙人京產以從事於司農故僑寓於是郡銓期尙遠暇日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旋登周覽惕衷遂發重修之願倡首卽邀同志之朋是以  
陳君忠蕭君應兆等各有所施共扶盛舉因基就制揆日  
鳩傭經始於丙午之二月落成於戊申之四月曾不二厯  
於璣衡頓復三千之金界丹青絢綵煥自在之慈容珠璧  
輝煌現原來之寶相綉幢飄而嵐影齊飛玉磬響而谷聲  
相接琉璃燈燦夜分皎月之光翠篆香浮曉雜祥雲之色  
於是乎靈刹更新沙門載盛涅槃安侑永保聖壽於無疆  
善信皈依將錫福祿於何限然而衆旣勞止安可無記用  
鐫貞珉以垂永世

戚繼光傳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鴻緒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待試武闈值俺答薄都城上書陳大計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尋遷叅將分部寧紹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遂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兵稱慄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軍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後屢以殲倭功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代俞大猷爲總兵官明年復擊走新倭並餘孽之未下者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颯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隆慶初給事中吳

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繼光專訓邊卒會譚綸督師遼薊  
乃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  
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  
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至鎮上疏言薊門邊塞之害七士  
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請浙東兵殺手炮手各  
二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聽臣訓練又  
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若綴疣臣安從處而章下兵部言  
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  
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自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嘉靖以來邊墻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  
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  
圮徒費無益請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  
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晝地受工先建十二  
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  
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日  
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卒大駭至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  
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盤接聯接又立直營車一輛用四  
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中又製軍馬器械輕便

利邊寇騎衝突寇三六者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  
列而前間以長鎗衝突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錙重營隨  
其後而以南兵爲選軍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  
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當是時俺答已  
通貢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獨小王子後土蠻與朵顏董狐  
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時服時叛萬厯元年春二寇馳喜  
峯口肆殺掠繼光掩擊幾獲狐狸明年長昂復窺諸口不  
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禿令人寇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禿  
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平部長親族三百人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六

叩關請死罪乞赦長禿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  
史震等詣喜峰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  
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等  
以守邊勞進左都督已增建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爲三協  
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上蠻犯遼東繼光急赴借遼東  
軍拒退之時已加太子太保錄功加少保繼光在鎮十六  
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  
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諸督撫大臣如  
譚綸劉應節李夢龍董威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居正歿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  
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張一赴踰年卽謝病復被劾竟罷  
歸居三年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時甚北  
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

王公去思碑記

學士魏藻德

通州

玉銘王父母以治行第一奉璽書晉秩戶部員外郎薈之  
紳衿鄉耆彙公德政爲圖而製之錦屬余弁其首爲家乘  
光會公朝天有期薈人瞻依戀戀不能已相與聚族而謀  
曰我公去公之徽懿何可令湮滅弗彰也範金土爲形貌

薈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堯

懼弗肖留衣冠而尸祝久亦湮文獻不足孔子惟傷杞宋  
行人墮淚千古獨傳峴山語云邦無陋况近大賢之居盍  
藉青雲之士以永襲黃之績樹之道周以志去思令近者  
知遠者亦知通都大邑知僻陬遐壤亦知兒童走卒知賢  
豪長者知名卿鉅公迴翔此地而觀人風者亦莫不知督  
撫台省知九閩萬里綸閣黃扉亦莫不知知吾儕小人之  
連遭兵燹災稔頻仍備茹荼毒無告無依苦兵革擄殺之  
聞見傷心苦貪暴加派之誅求無已苦衝苦疲輪蹄輶軒  
之鱗集世輸水輓之不息苦侵苦剋憑依城社之舞文追

呼賂累之難盡我公來薊痾瘵切身飢溺由已瘁貌癯形  
勞神殫思有便於民無事不舉有害於民無弊不剔如繕  
城垣以壯金湯則思公之保障嚴保甲以靖奸究則思公  
之預防練鄉勇以自爲戰守則思公之同患廣積貯以備  
災祲則思公之救荒案牘無留追呼無擾公之寧我婦子  
可思也痛革火耗創立櫃頭公之弊絕侵欺可思也平市  
價以甦行戶公之但飲薊水可思也稽郵符以革津貼公  
之重薊驛困可思也省刑息訟囹圄絕棘木之號贖錢無  
半緡之入虔禱誠格步步勤返風之拜甘霖息旱魃之威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 十

異政豈必在中牟循良真足光漢代至於公餘勤課藝則  
一榜羅三英溢額翩翩兩雋捐金庀鬻序則官墻若數仞  
久頽雙楔重輝公之自榜座右曰吏從冰上立人在鏡中  
行則清風兩袖再見一人四知復出公去而蒞茲土者猶  
我公若也思之思之不有公先誰爲其後假公後之人不  
我若也追思我公曷有已極余聞而嘆息是真可思也宜  
君輩之依依而不忍去也是真可碑也宜碑之以志去後  
之思也公諱弘祚字玉銘秦之三原籍滇之保安人也公  
丰神標格皎如玉樹臨風望而知爲金華殿中品弱冠魁



滇闡則看花掇錦直唾手事耳緣戊寅需材甚亟以渠陽一載學博擢平谷令捍禦有功遷漁陽郡守陞今職勲業自此綿綿未有艾焉公國朝名臣端毅康禧兩公之曾孫比部正郎瞻雲公諱國治之子也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亦有感於斯文

重修儒學碑記

庶吉士 周體觀

大凡經營締造有於一時而關於百世者古人皆有碑記以誌不朽况學校之地人材教化所關詎有美而弗傳哉薊郡之庠其來舊矣明季壬午適遭兵火堂陛坵墟門庭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全

茂草時屆春秋執事披星以陳俎豆月逢朔望諸生凝露而講詩書雖大道難名不存迹相聖賢真義具在人心而紹述前徽光啟後學實賴有仁人君子修廢而舉墜也前任守郡張公煇乾王公皞首議重修捐俸倡義皆因時紬任淺不克舉事嗣是東來于公際清於順治四年來守是邦謁廟之日觸目傷心決志修復但值干戈之後士庶凋殘庫藏如洗且生全安撫之不瑕奚遑治禮義重文教哉及蒞任三載治道化成士有絃歌民鮮菜色公則思是役固不容以已也遂謀諸博士弟子爲修輯計議定請之部

曹李公兵憲劉公爲好義首捐俸於己公爾忘私募化於人聚流成海糾材集衆擇日興工先建

聖廟次修明倫堂創於庚寅之仲春卽落成於是歲之季秋財不加派而輸助者多工不勞民而子來者衆仰瞻堂陛烏革翬飛也俯觀門庭美輪美奐也雖規模氣象稍異於前亦時爲之耳而今而後祭祀有宗廟之瞻誦讀無風雨之嘆累年之廢新於一朝半歲之功垂及千載孰非公之捐貲勸義而構此鴻業也哉然公之初志雖遂而公之期望甚遠俾樂斯泮水者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講孔孟之道

蕪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全

敦忠孝之節勿荒爾學勿隳爾修觀廟貌而見

聖心大更始而蔚人文又公之所期望於諸弟子員也豈徒博一時之觀瞻已耶是爲記

郡守于公德政碑

庶吉士

周體觀

且世當

鼎興之際異才挺出於以振宏業而光家邦斯

國之福民之幸也然才之出也有暫試於一方終當大受者一方之士若民先受其福如得歲焉如得慈父母焉其一時政平刑當德溥化洽行之一日傳之後世思之而不忘

也詎易得哉吾郡守于公是矣公之爲人也氣宇干霄逸  
雋不 所稱不茹不吐溫溫恭人者而薊非公不能理公  
於薊小試之耳薊自殘破之後士氣漸衰弱矣公以爲治  
世莫大於愛民好士雖治一國亦必以治天下之理行之  
學官其首重也壬午之歲學官已燼矣公則謀諸士子欲  
建修之自出其貲親視其才爲之鳩工爲之聚料不數月  
而學宮煥然鼎建公之好士爲何如其於民也不啻如傷  
之視下車之泣况薊民之丁額久失矣昔之全分者公去  
其半而數從其寡百姓熙熙不苦於丁糧且地自圈佔之  
補民斯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全

聖旨也而屯中之奸豪不但隱漏而且投充以抗之公查邊屯  
數百頃極力申請必欲民得其業奸豪悉退焉至於薊驛  
之難支自古苦之又當京左冲繁公親詣之滿漢相安而  
服公之廉能其愛民爲何如凡數年之疑獄經屢訊而未  
決者公片言而結之是公之才有過人者至今瞻學官則  
思公之好士種補地則思公之愛民視驛政則思公之能  
服遠覩丁冊則思公之能體國公之可思不一端其見之

行事者故可思而入於人心者又非思之所能盡也公今  
陞濟之府尹薊民不忍公之去也以去思記請子敢妄言  
哉不過卽公之實心實政言之耳斯非才之試於一方終  
當大受者耶豈非蒼生之福而邦家之光哉公諱際清字  
執中東萊棲霞人也政可述者多自有別譜故不敢贅  
郡守胡公去思碑記

總督漕運左  
副都御史林起龍 郡人

京師左輔因兵燹所殘兼爲遼左之孔道又屬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畝

孝陵之通衢使輶役車絡繹莫支如身之痿痺而不振者二十餘  
年茲又奉

旨換旗卽一二良牧亦不能以無米之炊爲無卓錫者起骨立  
之色何幸彼蒼爲此一方降福星使胡公來蒞茲郡公秉  
性淡泊專事愛養意計所及郡蒙其福而民歌之識力所  
及郡不知蒙其福而民於事後乃歌之四載政成當事者  
嘉使君卓績雖暫屈峒山二府行將顯擢大用聞

命之日百姓呼號願借寇一年不得請臨行之際冠蓋如烟贈  
送者何啻萬千男子扳車於路婦人長嘆於家仍不得留

遂相率紀使君實事謀勒貞珉崔廣文攜諸弟子員及滿漢在宇下沐恩者走筆具實丐余詳其德政以誌永懷予覽條目美不勝書姑撮其大者用昭來許如學宮自壬午焚毀鞠爲茂草久矣前守于君雖雅意作人興化若正殿明倫堂草創固多乃門墻橋泮兩廡諸祠實所未遑使君捐俸勑修兩廡戟門櫺門照壁煥然一新公餘輒率生儒講習文藝於是州人士浸浸又起色矣至於開墾荒蕪設法勸勉不三四年熟者三百餘頃民生國課頗稱裕焉其禁羨耗也遇徵限日令舖商報銀市值一文不多收且詞訟務示休息間有萬不獲已者必令原告自扣且片言卽決其於逃人也保甲必致其嚴逃人必核其實故捕逃之功較之諸郡爲簡且當况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全

陵寢動工車徒旁午使君捐俸僱夫修平道途不煩民夫而往來如歸且薊當九河下流爲堤孔艱公必躬相河勢築堤堅完水患衰止其嚴吏胥也剛明夬決抱牘之吏屏息案下無敢犯張乖崖一錢豈非古今正人能令夜妖破膽者乎且也驛遞絡繹苦難支應使君嚴飭驛宰審擇勤慎夫役按時驗喂故廐馬飛騰應付裕如薊地換旗應補河間

苦寫遠移文力請以薊補薊且照數公補務令均霑實惠  
又有房被圈盡苦無棲止者仍量補本境其憐失業也何  
周以悉乎使君治薊四年功在世世宜薊民不忍公去去  
而見思而鐫之金石也予讀循良傳凡遇虎渡鸞止之  
祥嘉禾甘露之瑞輒疑其誕而近名惟大惠及民深入幽  
隱處經應變究成不朽之功名一以人情爲本斯撫實可  
據耳漢何武君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旨哉循吏旨哉傳  
循吏者也公今日出而攬轡異日召而秉衡通下情而登  
上治薊始基之矣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矣

郡守董公遺愛碑記

州學正

郭

濬雄縣

攷治績於今日鮮不以墾荒緝逃爲首務若是者徒邀赫  
赫功耳求其留心民瘼體恤艱苦者百不得一焉而至於  
撫凋殘之民與夫撫阜成之民則自有異蓋阜成之族家  
旣富饒民氣和樂室廬完聚井晦相依吏無追呼之擾野  
鮮愁嘆之聲爲司牧者稍平其政則舉首加額歌誦不衰  
矣若夫凋殘之民屢經圈佔元氣剝削譬如疴羸之夫非  
藉參苓以引年目分作溝中瘠耳倘弗爲之力培其元氣  
而徐以膏粱餌之則在年荒旣苦二脯之不登卽遇有秋

又恐田廬之不保是使小民終歲勤動而無酌酒烹羔之一日也薊州境內強半旗庄所司土地紛紛圈撥遂致疆里混淆恒產之家嘆無立錫郡侯董公深鑒及此勵精查核得其不應圈撥者三千五百五十頃有奇申明農部諒公愛民之深允示永停取撥家室相慶恒產斯復里民感公之恩謀勒貞珉以誌永久而問言於予予推魯弗文然隸公宇下久更樂道其事乃拜手颺言曰甚矣哉仁政之入人深也圈撥僅爲政一事耳乃調劑得宜遂足以奠民依而垂不朽况夫事事之宜人蒞薊二載政通人和他如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七

興義學建社倉清驛遞嚴保甲禁火耗革贖緩種種善政指不勝屈異日

內召臺垣自有德政以紀其事茲不復贅而第就其圈撥之永停乃昔人之不肯分晰於前者公獨爲之清察於後其仁薊之功駕張郭而齊驅爲三也田疇之感在人心甘棠之蔭在斯石矣是爲記

重修萬壽興隆觀記

翰林院檢討

徐嘉炎

嘉興

今上御極二十有四載

聖德日新

勲施丕著無刻不以敬 天勤民爲念其爲覆育羣生湛恩汪  
澤者何可勝道一時民康物阜凡庠序梵宇宮觀無不奐  
然一新不特爲照耀耳目粉飾太平之舉亦以見至治之  
世潤澤豐羨優爲此而無難耳况報本返始及宇內至尊  
孰有過於 玉皇上帝者乎漁陽之東北四十里許山曰  
黃花觀曰萬壽興隆崇嶺峻巔竈上若天際儼然若雲漢  
之昭回屹然若神龍之飛舞厥云偉哉向爲茂草敗址之  
域虎豹之所潛匿荆棘之所叢聚會薊城嵐峯高子酷嗜  
登眺見層巒聳翠莫愈此洞遂爲終老山澤之思慙於此  
而莫徙焉然而尙未有祀也會明神宗母后感乞水愈疾  
之夢因而建此觀祀 玉皇上帝於中賜高子真人之號  
我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六

朝奠鼎以來遊賞日衆蔚爲勝區但歲月浸久兼以巳未地  
震之後棟折榱崩殿庭傾圯高子四世孫曹復新者思有  
以葺之而虞其不逮會 天意降康默佑羣倫慨然動重  
修之願或給米粟或資土木或効筋力一時鳩工庀材樂  
盡悃誠朱碧丹堊燦若星日睹山巔之聳峙觀 聖像之  
巍峩恍如日監在茲而靈爽在瞻視間矣豈不宏哉且也



神泉湧出衆嗽瓊漿居者遊者不艱於飲至此而後知天  
意果有所在也夫存心養性所以事天 上帝鑒觀惟德  
是輔使人之遊其際者體

皇上欽若 昊天之忱察 上帝臨汝降格之隱則厚自愛以

副

朝廷交勉勵以答天心而呼吸可通於 帝座天道無閒於  
遐邇寧止一山阜之崇閎一廟觀之潤色已哉勒於石記  
始末也列姓氏於其碑紀同志也然則天人感應之間微  
矣哉是爲記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允

重建紫竹禪林記

知州 王 燦 郡人

紫竹禪林郡紳大夫毛公創也中位白衣大士而置張仙  
祠於其側庭前松柏蒼老桃李繽紛遠挹翠屏之秀近按  
崆峒之顛遙望之鬱鬱葱葱亦薊之一勝地也先是毛公  
涓濱建白衣菴於太平街子徙南移建於此乃故明天啟  
改元之歲也顏其額曰紫竹禪林所以妥神依承父志也  
鄉大夫暘谷李公之記備矣度公亦環顧而嘆曰吾嗣世  
子孫無墜厥緒其庶有興乎此公之所以望於後人而後  
之人亦期以此副望於公也詎意世會變遷兵燹繼至塘

池竹樹廢而爲坵墟高亭大樹化而爲灰燼雖公一二蘭裔不克遠武亦時勢之無可如何也緬思先人創舉之初豈意不數世而與禾黍同情哉會有浙金施一甲陳一仕等糾募鄉梓慨然樂施用價置買復卽左右置地捌拾餘畝擇僧寬普爲香火計甚盛舉也惜殿廊庭廡山門垣墻疎漏頽圯乃於順治八年議會積金修缺補敝繪畫油彩正殿兩廊東西禪堂左右厨庫照殿山門鐘鼓二樓四圍垣墻煥然美觀矣嗚呼浙金諸君子有感於大士冥祐之說而爲此也抑鑒於毛先人創舉之艱而爲此也禮云有

# 蕪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卒

其舉之莫可廢也浙金諸君子可謂知禮矣予讀書之暇步東郊輒流連於此浙金諸君子語予曰是不可以無記請爲吾輩述其文俾後人有感於斯曰某也創某也廢某也修亦世道升降之一慨也予曰然愧不文乃述其巔末而知創之者毛公也廢之者後人也後有作者其亦有慕於斯文其亦有感於斯文

### 重修甕城記

州牧

張朝琮

蕭山

歲在甲戌三月朝琮以河令 欽奉

特旨來牧蕪郡下車之日見西郭甕城傾圯傍存中陷如井中

天急欲修葺而力不從心綢繆之念未嘗一日去諸懷抱已而霖雨浹旬磚石日墮恒阻於途漁陽父老咸相告曰城堞頽壞久矣往時過此者率多死傷以功費浩大故司牧者勿遑興舉朝琮心中惻然乃召匠計其值磚灰木植工役之類需用千金卽先發銀各窰戶燒磚灰復置簿勸輸同城文武各官暨紳衿旗庶隨意捐工共二百餘金其不足者悉自朝琮捐措於五月十九日興工越三月而告成堅固一如其舊上爲覆屋以禦風雨未能及當日之宏麗者貧吏力有不逮耳若夫隨時葺補毋使傾圯實有望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空

於後來之賢者

創建張大明王廟記

郡守

張朝琮

蕭山

漁陽向無張神祠有之自余作牧始也神諱夏東浙人世居蕭山宋景祐中爲工部郎中受命護堤兩浙賴以安遂立祠報饗而自宋迄明屢顯神功累受封號通河大都靡不感應威靈宜壇廟之盛所在多有也若漁陽非必神之所棲而余之祠之也胡爲哉蓋漁陽三面環山北接遼河南通大海自我

朝定鼎以來創述

陵寢設立防衛每年

陵精軍糧不下數十萬石地不產米米價翔貴歲乙亥

聖天子軫念民瘼特開沽河運糧艘由津門直達薊郡余私祝  
神力以保護之自是循海由河風恬浪息不使有傾覆沉  
溺之患厥功偉哉且薊南地處窪下時逢夏秋淫雨河流  
汎濫堤岸無虞非夫神力之不至此以故丙子歲倡率里  
人各出已囊鳩工庇材卜城中東北偏地十餘畝闢荆榛  
除瓦礫立祠以祀之正殿側室庖湏門廡皆粗具焉辛巳  
歲余讀禮歸田恒以規模創始未備爲念三載後服闋就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十一

補復蒙

聖恩再蒞漁陽余乃惕然曰神其有靈乎當一整而新之易其  
像而丹堊墍塗一壯觀瞻雖廟貌相仍而輪奐之美殊非  
昔比矣夫以神之靈如水之行地中固無往而不在祠於  
薊卽造福於薊受薊之獻享則薊之民永荷神庥行見百  
谷安瀾萬民樂利衛

陵寢而鎮巖疆懋績良非淺鮮用勒一言於貞珉以垂不朽

三義廟傍義塚碑記

郡守

張朝琮

蕭山

人莫不有故土之恩不得已天涯流落殊可悲已甚至客

死他方骸骨暴露無歸之天傷瘡更堪楚鼻於是有仁人君子目擊心憐購地立塚以瘞埋之歲千古義舉而積陰德於冥冥之中者也漁陽官畿東與衝距京師百八十里多吾越人寄居向有義塚爲故鄉人造福而世遠年湮物故者多荒圯曩崇星羅碁布塚中遂無隙地癸未之夏有善人沈由等覓塚旁地欲繼前人而廣之呈告於余余曰此義事也當速成之遂捐薄俸以資其不足共買獨樂寺僧人地十四畝零永爲義塚立明契填書冊并請余一言以爲記嗚呼首丘之念誰不懷之異鄉之鬼祇令人悲歎於其際云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新開運河記

大學士

李賢

南陽

吾聞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雖然必有過人之才識高見遠灼知其利而無害然後興之不然無灼知之明而率意興作利不可得祇足取害耳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非過爲是無當之言也由是觀之利固當興而興之者必得其人不膠於目前淺近

之見決非尋常流輩所能與也薊州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二百六十餘艘直抵薊州爲倉而貯之以便支用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備歷艱險不免疎虞蓋近海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行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過或至中流忽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沉溺之患歲損其船不下數十餘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一新政令天下臣民莫不忻怵鼓動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君深慮此患詢及父老熟於地里者云海濱有二沽一名奪水沽一名新開沽

# 薊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齒

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以避海難於是具陳其事命鎮守總兵都督僉事宗勝尋嬰恙復命右叅將都督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尙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及高下起薊州諸衛軍夫萬人撫恤獎勸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於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工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者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僉謂斯舉便國家之漕運商旅之貨殖公私之利實非小補乃立石於旁走書京師乞余言以紀其事余惟

二三君子能興斯利固宜大書特書傳之永久嘗攷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鹵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於今不泯諸君是舉端有合於前人之所見矣胡爲而不書然則諸君興此利於今日固無虞矣至於歲月之久又安能保其無崩塌淤塞之患若夫諸君而後巡守此土者能體諸君之心可也不然任其崩塌淤塞而諸君之功必從而墮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後之君子苟慕義者視此刻文庶幾可以興起維新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也是又推廣立碑之餘意以爲來者勸云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壘

修河堤碑記

戶部郎中

甘來學

稚州

國初開河渠歲運粟十萬石由津海而上以餉軍若內府正供京營芻庾則取給於薊壤者又視他州爲倍然概州之形勢東北多山石硝土薄少樹藝獨西南平衍最下故西南地出賦居十之七第夏秋間遇恒雨則盤山沙岑諸流洿瀉其間水自西溢而南漕渠堤一圯則城子口澱溜等處決不下六十餘所水自南溢而西則西南畝欲不爲巨浸能乎故河淤而地溺漕與民俱病之而民尤甚嘉靖十五年運河決命水部大夫築之役順永二府之屯近萬

餘人運通庾糧數萬石爲工之餉功以三年始畢嗟嗟勞衆矣費鉅矣然治漕渠以疏蘆嶺各寨口而不開新河以殺盤山沙岑諸流則近漕渠之畝免矣柳子口之西溢而南漕堤能力捍之耶司牧者孰不爲民隱慮顧工費繁鉅給於官則帑匱役於民則力竭失此二者益難其議萬厯五年秋大水柳子口河四野泛流不能引注於海西南畝盡蒿葦民不能收一麥一粟安能督其辦額賦哉不惟守爲民慮民亦自以爲慮請各炤畝出夫願有司者董其工時北海辛公以大叅監司薊鎮視民溺如已亟下之州議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矣

薊州蔣君謂此舉乃守者心尤守者責也卽以州同杜欽州判史勝楨分委而肩其事夫以畝出得若干名漕之堤新築七十五里補舊塌百二十五里築夾口六十五所計一十四里共二百十四里新河因地勢汗下創濬之自柳子口至嘴頭共二十五里復與漕渠會流同注於海夫昔修漕渠取順承夫萬餘今則民自爲夫不過數千昔修漕築堤費糧數萬今民自爲餉勿勞官庾一粒昔也工三年成河今自四月三日載事屆五月十五日止四旬日漕渠新河兩成其功之鉅細餉之費省成之遲速并井然辨矣



豈獨民耕耨西南畝無捕租享千百世之利哉卽漕餉亦  
永賴之適值學督餉蘄鎮蔣君因屬予爲記學曰漕渠新  
河更相表裡漕渠決若新河不開豈能疏南溢之勢新河  
湮則漕堤固築必能遏四溢之波我以是知兼修者大有  
裨於軍國大有造於畝畝也然獨修固難兼修尤難分築  
固未易分嗣而修之尤未易與夫逐區而析之曰州民劉  
忠宗彥等四十五戶所築堤若干丈吳守奉王安等七百  
四戶新開河若干步宋守棟李天欽等四百二十戶所領  
荒地若干頃畝各給以印帖此河此堤期與西南民世世

# 蘄州志

## 卷之十

雜著

七

守之若堤圯河塞世世修之而其所領地得世業焉必不  
使隣者侵強者奪姦者淆守望有舍巡緝有人青甸之橋  
亦借民力以成區畫垂久百代不磨則俱在州守方冊中  
是役也予嘉蘄之西南之民與各委官之好義也蘄之州  
同州判任勞怨夜旭不辭也蘄守愷惻洽人心乃予來集  
事惟恐後也遡其由來辛公以佚道使若民致然不爾則  
寶坻一堤僅八十里且役數郡之民給之廩餼晚於蘄工  
始畢不大相逕庭乎商民不能忘所自記之宜矣辛公名  
應乾山東安邱人蔣君名士元南直宜興人其地與勞委

官併民之以夫赴役者例得書其名於碑陰云皆乃萬曆六年戊寅夏六月下旬之六日也

新建洗心書院記

州守 趙錫蒲 冠縣

形家者言儒者弗道尙矣然考詩書所載周公遷洛邑衛文作楚宮卜兆揆景未始不斤斤焉此其說良有所自非悠謬也余總覽今古凡帝王之都宮官師之位署以及士民之屢築其相山川擇陰陽審形勢儻吉而傾凶則凶遠而吉隨之不然應亦影響况夫書院之設人文所出厥係匪渺豈可悠忽安之哉薊古漁陽郡也爲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癸

神京左輔乃

王化首善之區其地枕太行而帶沽水山川鍾毓之靈自應雲蒸霞蔚踵接肩摩乃自

國初以來鄉薦者僅數人文章勲業聲施赫奕者則甚寥寥余於庚午歲奉

命重守此土下車後遍覽形勢見薊之來脈本於崆峒因修整山梁開濬河泉使地氣得疎而風氣自當日盛且念治國以得人爲本人材以務學爲先薊舊有漁陽書院在州署之後乃前任直督梁公生祠也建後奉梁公命改爲書院

但地接巖塵在官者往往以爲宅並往來驛使時息其中  
未免以講堂爲郵亭矣擾擾攘攘實非課士地茲於洗心  
泉之西偏構屋數椽以課諸生卽以洗心亭爲講堂北接  
崆峒之秀南聯翠屏之奇且泉流迴繞環抱面前宛合形  
家之局兼地處幽靜較向之煩擾者迥異矣卽爲之顏其  
額曰洗心書院意以學者學爲人也而人其人者惟恃無  
負此心必使此心與聖人無二與天地無二然後下學之  
能事畢矣開心學之源者其堯舜乎堯之禪舜曰允執厥  
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蕪州志

卷之十

雜著

堯

蓋修齊治平之訣上以經乎天下以緯乎地而中以綱紀  
乎人物取之於心而無不足焉故也孔子生三代後晚知  
道中不行備載帝王相傳之學於六經而總以誠意正心  
爲本然當時從遊者雖衆顏子不幸而早沒矣得一貫之  
旨者惟曾子發中和之論者惟子思曾思旣沒心學之旨  
遂不復講於是異端蜂起楊朱墨翟之徒縱橫排闥之說  
橫行於天下學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橫則入於  
縱入者主出者奴而大亂極矣子輿氏出一則曰盡心再  
則曰不動心闡仁義之旨發心學之奧揆之曾思益又切

矣惜賢如樂正子善信猶有不足况萬章公孫丑之流乎  
要之學者不求諸聖人之心而徒求諸聖人之經僅糠粃  
也余欲興起後學而必下地於幽僻者凡以靜存之詣爲  
二三子望也又豈僅爲形家之論也哉是爲記

洗心書院紀事

州守 趙錫蒲

余於辛未之夏重濬洗心泉工畢東郭士民欲公製匾額  
於亭以紀盛而請字於余余曰否不然余此舉非爲遊觀  
也泉之在地猶血之在人血不週則人病泉不通則地病  
居其間者尙能享其利乎茲因泉脈旣通復於亭之側構

蘄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一百

屋數椽爲洗心書院以當地脈之興且酌撥地畝並亭北  
一帶水田歲中所入作爲修脯之資恐時勢變遷不克永  
久則前功盡棄矣凡爾居民附近泉亭隨時查看如有復  
行填塞作踐之事即可會同山長紳士扭赴當堂懲治但  
不垂諸文則無徵無徵則不信其盡以製匾之費購石勒  
言以爲永久計所有書院修脯地畝亦勒於碑陰以便查  
照以免爭奪蒙混

例贈徵仕郎蔣公傳

狀元海鹽 朱昌頤 桑山

公姓蔣氏諱懋德字力齋一字漁山系出樂安世居浙金

華至明季指揮使應奇公遷薊遂家焉高祖宜春公葬先人於鳳凰山之北爰入籍補博士弟子員性孝友享稀壽鄉飲大賓曾祖宓郡庠生樂施與濟貧苦無算鄉人德之祖錫封字晉侯郡庠生善事父母兄錫綬以鹺務卒於豫公迎柩歸葬撫兄孤子湛如已出延師訓迪試輒冠軍補廩膳生爲授室然後以兄所蓄服物數千金悉歸之而仍析子祖產一半以爲業鄉黨共傳爲美談父淳字樸菴篤學尤勇於爲善學使趙公視學直省以鴻篇導後進試藝不逾千字者率不錄公以巨製拔前茅一時名宿僉以淵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博目之後因親疾日篤遂置舉業專攻岐黃晝夜不輟經兩寒暑而醫理精兩大人均賴以無恙登大年說者謂公至孝所感生子二長卽力齋公也公幼穎悟性嚴重寡言笑得堂上歡心七歲卽能作盈尺書弱冠補諸生蜚聲黌序以超等食廩餼六經外好讀漢書韓蘇文歷代名臣諸奏議詩好讀陶杜謂其多天趣興到喜吟七言五言古體有晉唐風味然脫稿輒焚之曰偶然遊戲耳無關學術也爲文尙清真落筆具有精義不規規於皮相間於晉唐各體書能得其神髓每揮毫先飲酒數升數十紙頃刻而就

無一筆草率曰意在筆先者勝以我用筆而不爲筆用昔  
人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致人而不致於人之意也此外  
無他嗜初受知於倪敬堂先生嘗習書中作累日書不下  
百餘紙乾隆丁酉鄉試挑取四庫館膳錄耻不就督學使  
金聽濤先生視學潞河閣公文獎許備至列首卷再試不  
拆彌封卽識爲公之文已酉選拔順天諸生知公於戊申  
丁父憂對郡廣文惋惜者久之公之居父喪也哀毀骨立  
一切悉準文公家禮行之是時公年三十有六以前無一  
日不從師下帷攻苦也自遭大故讀禮於苦次終三年未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嘗有笑容尤篤於友于愛弱弟至廢眠食口授經史講書  
詳盡俾成立入郡庠凡所以厚之者恪遵祖訓有過之無  
不及郡刺史張公崑金竹坡學博世熊以孝友性成學術  
深邃閉戶讀書一切不干外事爲公舉優行適值直省停  
優貢遂寢嘉慶元年郡人合辭舉公孝廉方正公謝曰此  
四字豈易言哉吾平生所勉勉見諸躬行者皆職分所當  
爲非敢要譽於鄉黨也力辭乃止己未以歲貢肄業成均  
課卷呈大司成有一字一珠之日期滿候選復設訓導自  
乾隆甲午公車至嘉慶庚午凡十五科奇於數屢薦不售

然以義命自安攻苦如故日升沉命也遇合時也盡其在已者而已公生平篤學家計毫不關於心蚤年頗稱小康自先人捐館後田園盡付之奴子經理族中無賴者窺公長厚羣起而侵奪之奚止數次以故四壁蕭然幾不能糊口而公處之晏如毫無所憾或勸之訟於官公曰吾家居薊二百餘年無一字入公門未嘗訟人亦未嘗被人訟盈虛消息理之常也以祖宗之心爲心族人與已何異哉由是歲以硯田爲恒業而事母太夫人則甘旨無缺焉其平居萊服承歡孺慕未可言狀顧南雅先生將視學滇南見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三

公書因吳君泰來聘公爲記室公以老母年高不可遠離膝下固卻之授生徒必先品行而後文藝每至漏三四下無倦容生徒或有過惟正顏以悟之初未肯施以夏楚而門牆成材甚衆遠近咸稱力齋先生母太夫人壽八十有七無疾而終公已望七矣哀毀一如居父喪旣除服凡遇祭日必哭出涕或出弔於戚友曾無不慟之時曰吾心經熱每一哀卽不能自止甚至讀史鑑或聞節義事往往淚數行下不休客至無論少長貴賤必爲禮未嘗有慢容坐室中間官長鳴騶過門必起立家人詢其故則曰此吾自

敬其心禮亦應爾也不如是心反不安然見公者無論少長貴賤亦莫不肅然起敬凡索書者必速應之不稍拂人意曰吾樂此不疲也嘗誡子孫曰人各有命讀書能發達固佳卽未能發達苟克接續讀書種子不離先人墳墓守本分隨遇而安量力所能爲者爲之使鄉里稱正派秀才便大造化願外妄求徒自苦耳汝輩邇來藉館穀事父母畜妻子務盡其心勿怠其事况爲學生授經書卽自己溫經書爲學生講文字卽自己習文字將人已看成一個不分而二之則功夫自然相長此吾體驗久百不失一者也

蘄州志

卷之十

雜著

高

德配王孺人壽七十有六先公五年卒子三長炤郡庠生次焯業儒早世次熙癸酉選貢候選直隸州州判女五人皆適孫四人其屏其昌其元其善俱授經公七旬後以課孫飲酒作書爲三樂時携幼孫不扶杖而登崆峒山尋廣成遺蹟以涵養性靈或坐林泉輒終日每豪飲雖逾數斗未嘗有醉容耳目聰明燈下猶能作小楷齒牙無搖落鬚眉頽白而已性尤愛竹五十歲時寫竹林閑適圖越二十有七年其精神相去無幾也戊子正月四日命家人具蘭湯沐浴取新汲水漱口數十次具衣冠詔兒女輩數十人



環侍端坐少暝忽含笑而言曰誰爲我着無補朱衣耶衆  
方愕然幼孫故以易繫得質公公怡然誦數十百聲朗朗  
無一字訛復指幼孫其善曰惟愛汝未足耳吾行矣後事  
備禮可也務期於儉不可用浮屠作佛事遂含笑而終壽  
七十有七卒之曰郡刺史謝公峻垣親奠諸寢哭之曰薊  
門第一老成人去矣其他戚友莫不盡哀且有素未相識  
者兄弟並至慟哭之曰昔年吾兄弟方閱於牆倚外舅某  
求公書公爲寫格言數十則一似爲吾兄弟發者敬誦之  
大悟遂如初至今合爨復見齒於鄉人皆公之賜也謹以  
此淚爲報耳其他不可縷詳者類如此

薊州志

卷之十

雜著

五

讀孔子世家

郡人拔貢 蔣熙 石泉

千古世有其家者孔子一人而已太史公深知其然欲天  
下萬世共知其所以然也故史記特爲孔子敘世家其他  
帝王則日本紀大夫則曰列傳惟公侯亦曰世家以公侯  
以國相傳亦如孔子之世有其家者然是以公侯從孔子  
非以孔子從公侯也乃王荊公未明其義輒謂太史公附  
孔子於世家謬以自亂其例譏之嘻荊公抑知史記一書  
何爲而作也孔子作春秋於前一字之褒榮於華裘一字

之誅嚴於斧鉞藉魯史二百四十年之天下申大義於當  
世以詔來茲太史公作史記於後創爲義例自成一家之  
言起黃帝訖漢武獲麟之歲凡三百篇上下三千餘載共  
五千二萬六千五百言紀帝王則本詩書紀列國則本左  
傳言秦兼并則採戰國而其實則皆學孔子之作春秋也  
卽謂史記爲孔子作可也天下豈有學孔子作春秋爲孔  
子作史記至敘孔子而反自亂其例者哉荆公之爲人不  
足論迺茅呂諸儒嗜荆公之文而竟不辨其義者何也

漢

張君歌

漁陽氏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晉

答盧諶一首

劉琨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  
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  
痛心在目其一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因莫驗福善則虛逆  
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蓋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匱毀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咨余軟弱弗克負蒼愆疊仍彰  
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於國孝愆於家斯罪  
之積如彼山河斯壘之深終莫能磨其三郁穆舊姻嬾婉新  
婚不慮其敗惟義是敦裹糧攜弱匍匐未輟爾駕已隳  
我門三族皆覆二孽並根長慙舊孤永負冤魂其四亭亭孤  
榦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朝采爾實夕墀爾竿竿  
翠豐尋逸珠盈碗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庭虛情滿  
其五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  
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載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

之廢歡輟職其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

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啟幄無

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其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資忠履

信武烈文昭旗弓駢駢輿馬翹翹乃舊長縻是轡是鑣何

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其八

重贈虛誌

此下二首俱係為段匹禪拘幽而作

握中有元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

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

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降二伯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相

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頁

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

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吾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

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扶風歌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

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泪下如流泉繫馬長松

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冷冷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

咽不能言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

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藜獨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戲我側  
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  
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及獲  
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  
陳令心傷

擬古詩其二

陶潛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有非商復非戎聞有  
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  
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竟

贈劉琨

盧諶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

伊順三台擢朗四岳增俊

其一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宏濟艱

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無同流加以忠貞宣其徽猷

其二

伊諶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

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

之視險忽艱茲顧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其四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維昔口存

心想借日如昨忽爲疇曩

其五

疇曩伊何遊者彌疎温温恭

人慎終如初覽被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

妙哉蔓葛得托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

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驥驟其七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驚

猥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狐趙有與五臣其八

五臣奚與契濶百罹身經險阻足踏幽遐義由恩深分隨

昵加綢繆委心自同非他其九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

氣使是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趣舍罔要窮達期已其十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日磫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謬其疲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厚

隸授之朝右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

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覲

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沉其十三長徽已纓逝將徒舉收迹西

踐銜京東顧曷云塗遼曾不咫尺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

絲絲女蘿施于松標稟澤洪幹踰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

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飆其十五纖質實微衝飆斯值誰謂言

精政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其十六

先民頤意潛山隱幾仰熙丹厓俯澡綠水無求于和自附

衆美慵慨還蹤有愧高旨其十七嚴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大同

觀葛殊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元根廓焉靡結八  
福爲禍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不祀靈在  
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九邈矣達度惟道是杖形有未  
秦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宏棟隆下塞民望十二

宋

代出自薊北門行

鮑昭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積  
筋革勁胡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雁行緣石  
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  
磧自飛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  
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梁

幽州馬客吟歌辭五曲

蕭子顯

快馬常苦瘦勦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熒熒帳中燭燭滅不久停盛時不作樂春花不重生  
南山自言高祇與北山齊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懷  
郎著紫袴褶女著彩袂裙男女共遊燕黃花生後園  
黃花鬱金色綠蛇銜珠丹辭謝牀上女還我十指環

薊州志

卷之十一

古今體詩

五

擬劉太尉琨傷亂

皇晉遼陽九天下橫氣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伊余  
荷寵靈感激狗馳鴛鷺雉六奇術翼與張韓遇霄戚叩角  
歌桓公遭如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良故空令日月遊愧  
無古人度飲馬出城壕北望沙漠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  
寒樹投袂既情慙撫膺意力名惜未立元髮已改素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擬盧郎中諶感交

大厦須異材廓廟非庸器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眷顧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三

成綢繆乃與時髦匹姻媾久不戲契濶豈但一逢厄旣已  
同處危非所恤常慕先達概觀古論得失馬服爲趙將疆  
場得清謚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慨無握中策徒慙素  
絲質羈旅去舊京感遇踰琴瑟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更  
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

陳

出自薊北門行

徐陵

薊北聊長望黃昏心獨愁燕山對古剎代郡隱城樓屢戰  
橋恒斷長冰塹不流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漬土泥函



谷接繩縛涼州平生燕領相會自得封侯

北周

燕歌行

王褒

初夏麗景鶯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薔薇開花百重葉楊柳垂地數千條隴西將軍號都護樓蘭校尉稱嫖姚自從昔則春燕分經年一去不相聞無後漢地關山月惟有漠北薊城雲卷南桂中明月影流黃機上織成文充國行軍屢築營陽史討寇陷平城城下風多能卻陣沙中雪淺詎停兵屬國少婦猶年少雨林輕騎數征行遙聞陌頭采桑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十一

女猶勝邊地哀箴聲向暮使人泣長望閨中空佇立桃花落地杏花舒桐生井底寒葉疎試爲來看上林雁座有遙寄隴頭書

唐

舞劍歌

李靖

陟崇岡兮望四圍口口閃口兮斷虹飛嗟嗟三軍唱凱歸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老 盧照鄰

薊北三千里關西二十年馮唐猶在漢樂毅不歸燕人同黃鶴遠鄉共白雲連郭隗池臺處昭王尊酒前故交嘗已

老舊壑幾成田紅顏如昨日哀鬢似秋天西蜀橋應毀東  
周石尚全瀾池水猶綠榆關月早圓塞雪初上雁庭樹欲  
鎖蟬送君之舊國揮泪獨潸然

苦寒行

胡天夜清迥孤雲獨飄颻遙曳出騰關逶迤含晶光陰陵  
久徘徊幽都無多陽初寒凍巨海殺氣流大荒朔馬飲寒  
冰行子履胡霜路有從役倦卧死黃沙場羈旅因相依慟  
之泪霑裳由來從軍行賞存不賞亡亡者誠已矣徒令存  
者傷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焉

薊邱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

序另錄  
入文類

陳子昂

丁酉歲吾北征出自薊門歷觀燕之舊都其城池  
伯業迹已蕪沒矣乃慨然仰歎憶昔樂生鄒子羣  
賢之游盛矣因登薊邱作七詩以志之寄終南盧  
居士亦有軒轅之遺迹也

軒轅臺

北登薊邱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空黃埃尙想  
廣成子遺迹白雲隈

燕昭王

南登碣石坂遙望黃金臺邱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伯國  
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樂生

王道已淪昧戰國競貪兵樂生何感激仗義下齊城雄圖  
竟中天遺歎寄阿衡

燕太子

秦王日無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匕首重千金其事  
雖不立千載爲傷心

蘄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田光先生

自古皆有死徇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尙使田生疑伏劍  
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鄒衍

大運淪三代天人罕有窺鄒子何寥廓漫說九瀛垂興亡  
已千載今也則無推

郭隗

逢時獨爲貴歷代非無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黃金臺

後缺

登蘄邱樓送賈兵曹入都

東山宿昔意北征非我心孤負平生願感涕下沾襟暮登  
薊邱樓永望燕山岑遼海方漫漫胡沙飛且深峨眉杳如  
夢仙子曷由尋擊劍起歎息白日忽西沉聞君洛陽使因  
子寄南音

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登薊城西北樓送送崔著作融入都 序另錄入文類

薊樓望燕國負劍喜茲登清規子方奏單戟我無能仲冬  
邊風急雲漢復霜稜慷慨竟何道西南恨失朋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真

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  
宜劍舞塞上動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思遇深

幽州劉陰長河行先

惠好交情重辛勤世事多荆南久爲別薊北遠來過寄目  
雲中鳥留歡酒上歌影移春復間遲暮兩如何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嘗定且  
喜年華去復來邊鎮戍歌連夜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遙遙

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

銅雀伎

日暮銅雀迴秋深玉座清蕭森松栢望委鬱綺羅情君恩  
不再得妾舞爲誰輕

古離別

昔歲驚楊柳高樓悲獨守今年芳樹枝孤棲怨別離珠簾  
晝不卷羅幔曉長垂苦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頻年鴈度  
無消息罷卻文鴛何用織夜還羅幔字有情春著夢腰自  
無力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度蘭蕙香氣氳已能顛顛今如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此更復含情一待君

江上有懷

湛湛江水見底清荷花蓮子傍江生采蓮將欲寄同心秋  
風落花空復情權歌數曲如有待正見明月度東海海上  
雲盡月蒼蒼萬里分輝滿洛陽洛陽閨閣夜何央娥眉嬋  
娟斷人腸寂寥金屏空自掩青熒報燭不生光應憐水宿  
洞庭子今夕迨適天一方

蜀中言懷

獨坐年將暮常德志不通有時須問影無事卻書空棄置

如天外平生似夢中  
蓬心猶是客華髮  
欲成翁迹滯魂逾  
窘情乖路轉窮  
別雖同夜月愁思隔  
秋風老少悲顏叟  
盈虛惟翟公時來不可問  
何用求童蒙

江濱梅

忽見寒梅樹  
開花漢水濱  
不知春色早  
疑是弄珠人

大漠行

胡皓

單于犯薊塿  
鹵騎略蕭邊  
南山木葉飛下地  
北海蓬根亂上天  
科斗連榮太原道  
魚麗合陣武威川  
三軍遙倚伏萬里相馳逐  
旌旆悠悠靜潮源  
鼙鼓喧喧動盧谷  
窮徼出幽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冀

陵吁嗟倦寢興  
馬蹄凍溜石胡毳  
暖生冰雲沙泱泱  
天光閉河塞  
陰沉海色凝  
崆峒北國誰能託  
蕭索邊心常不樂  
近見行人畏白龍  
遙聞公主愁黃鶴  
陽春半歧路  
聞瑤臺苑玉門關  
百花芳樹紅將歇  
二月蘭皋綠未還  
陣雲不散魚龍水  
雨雪猶飛鴻鵠山  
山嶂綿連那可極  
路遠辛勤夢顏色  
北堂萱草不寄來  
東園桃李長相憶  
漢將紛紛攻戰盈  
胡騎蕭條幽朔清  
韓昌拜節偏知送  
鄭吉驅旌坐見迎  
火絕烟沉左西極  
谷靜山空右北平  
但得將戰能百勝  
不須天子築長城

望薊門

祖詠

燕臺一去客心驚  
簫鼓喧喧漢將營  
萬里寒光生積雪  
三邊曙色動危旌  
沙場烽火連胡月  
海畔雲山接薊城  
少小雖非投筆吏  
論功還欲請長纓

古塞下曲

李頎

行人朝走馬  
直指薊城旁  
薊城通漠北  
萬里到滄海  
上干烽火沙中百戰場  
軍書發上郡  
春色度河陽  
邊城多戰將  
胡地少農桑  
寄勸征西將  
少學武  
早封侯  
出塞曲橫笛斷君腸

寄穆侍御出幽州

王昌齡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莫

一從恩譴度瀟湘  
塞北江南萬里長  
莫道薊門書信少  
鴈飛猶得到衡陽

從軍行

李昂

漢家未得燕支山  
征戍年年沙朔間  
塞下長驅汗血馬  
雲中恒閉玉門關  
陰山瀚海千萬里  
此日長河凍流水  
稽洛川邊胡騎來  
漁陽戍裏烽烟起  
長途羽檄何相望  
天子按劍思北方  
羽林練士拭金甲  
將軍校戰出玉堂  
幽陵異域風烟改  
亭障遠今古  
在夜聞鴻雁南渡河  
曉望旌旗北臨海  
塞沙飛浙澗  
造畜無遺積  
元漢雲平初合陣  
西山月

出聞鳴鏑城南百戰多苦辛路旁卧死黃沙人戎衣不脫  
隨霜雪汗馬趁趨長被缺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劍上空  
流血匈奴未滅不爲家驅逐行行邊徼賒歸心海外見明  
月別思天邊夢落花天邊迴望何悠悠芳樹無人渡隴頭  
春雲不變陽關雪桑葉先知胡地秋田疇不賣盧龍策竇  
憲思勒燕然石麾兵靜北垂此日交河湄欲令塞上無干  
戚會待單于繫頸時

從軍六首

錄其六

劉長卿

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嘶一聲漢兵泪雙落誰爲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三

旤瘡者此事今人薄

疲兵篇

騎虜乘秋下薊門陰山日夕烟塵昏三軍疲馬力已盡百  
戰殘軀功未論陣雲泱泱屯塞北羽書紛紛來不息孤城  
望處增斷腸折劍看時可露臆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關  
山久辛苦自矜倚劍氣凌雲卻笑聞笳泪如雨萬里飄飄  
空此身十年征戰老煙塵白首還家有幾人朔風蕭蕭動枯  
草胡笳祇解催人老軍前仍欲破重圍閨裏猶應怨未歸  
小婦十年啼夜織行人九月憶寒衣飲馬滹河晚更清行



吹羌笛遠歸營祇恨漢家多苦戰徒遺金鏃滿長城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  
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  
處處蓬蒿遍歸人揜泪看

同張將薊門觀燈

孟浩然

異俗非鄉俗新年改舊年  
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然

幽州胡馬客歌

李白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  
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  
彎弓若轉月白鷹落雲端雙  
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出門不顧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  
狼戾好冤殘牛馬散北海割  
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  
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赭  
玉盤翻飛射鳥獸花月殊雕鞍  
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  
白刃灑赤血流沙爲之丹名將  
古誰是疲兵良可歎何時  
天狼滅父子得安閒

出自薊北門行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  
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  
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  
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  
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  
兵威衝絕幕殺氣凌穹蒼  
列卒赤山下開

營紫塞旁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凋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  
天霜麾刃斬樓闌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  
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韋應物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碎書五府至名爲四海聞始從  
車騎幕今赴纁姚軍契濶晚相遇草感遽離羣悠悠行子  
遠眇眇川途分登高望燕代日夕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  
將除國氛儒生幸特斧可以佐功勳無言羽書急坐闕相

思文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三

燕歌行

屈同仙

君不見漁陽八月塞草腓征人相對并思歸雲和朔氣連  
天黑蓬雜驚沙散野飛是時天地陰埃遍瀚海龍城皆習  
戰兩軍鼓角暗相聞四面旌旗看不見昭君遠嫁已年多  
戎狄無厭尙不和漢兵候月秋防塞胡騎乘兵夜渡河河  
塞東西萬餘里地與京華不相似燕支山下少春暉黃沙  
磧裏無流水金戈玉劍十年征紅粉青樓多怨情厭向殊  
鄉久離別秋來愁聽擣衣聲

同孫構免官後登薊樓

張謂

昔在五陵時年少心亦壯嘗矜有奇骨必是封侯相東走  
到營州投身似邊將一朝去鄉國十載履亭障部曲皆武  
夫功成不相讓猶希虜塵動更取林胡帳去年大將軍忽  
負樂生謗北別傷士卒南遷死炎瘴覆落悲無成行登薊  
邱上長安三千里日夕西南望寒沙榆塞沒秋水灤河漲  
策馬從此辭雲山保閉放

薊門行五首

高適

薊門逢故老獨立思氛氲一身既零丁頭鬢白紛紛勳庸  
今已矣不識霍將軍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漢家能用武開拓窮異域戍卒厭糠覈降胡飽衣食關亭  
試一望吾欲汨霑臆

邊城十一月雨雪亂霏霏元戎號令嚴人馬亦輕肥羌胡  
無盡日征戰幾時歸

幽州多騎射結髮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紛紛  
獵秋草相向角弓鳴

黯黯長城外日沒更烟塵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古樹  
滿空寒黃雲愁殺人

薊門不遇王之渙郭密之因以留贈

適遠登薊邱茲晨獨搔屑賢交不可見吾願終誰說超邁  
千里逝羈離十年別才華清興功業嗟芳節曠蕩阻雲海  
蕭條帶風雪逢時事多謬失路心彌折行矣勿重陳懷君  
但愁絕

薊中作

策馬自沙漠長驅登塞垣邊城何蕭條白日黃雲昏一到  
征戰處每愁胡虜翻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惆悵孫兵  
事歸來獨閉門

燕歌行

并序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書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  
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  
子非常賜顏色鏃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  
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  
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  
百草腓孤城落日門兵稀身當恩遇恒輕敵力盡關山未  
解圍鍬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  
腸征人薊北空迴首邊庭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

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  
節從來豈顧勲君不見沙場征戰至今猶憶李將軍

送馮判官

碣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關山惟一道雨雪盡三邊才子  
方爲客將軍正愛賢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自薊北歸

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五將  
已深入前軍止半回誰憐不得意長劍獨歸來

送兵到薊北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積雪與天迴屯軍連塞愁誰知此行邁不爲覓封侯

送王相公赴幽州

皇甫曾

台袞兼戎律勤憂秉化元鳳池東掖寵龍節北方尊長路  
山河轉前驅鼓角喧人安布時令地遠答君恩暮日平沙  
迴秋風大飾翻漁陽在天末戀別信陵門

漁陽

杜甫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至猛將飄然恐後時本  
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  
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又

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燕歌行

賈至

國之重鎮惟幽都東威九夷北制胡五軍精卒三十萬百  
戰百勝擒單于前臨滹沱後易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昔時  
燕山重賢士黃金築臺從隗始倏忽興王定薊邱漢家又  
以封王侯蕭條魏晉爲橫流鮮卑竊據朝五州我唐區夏  
餘十紀軍容武備赫萬祀彤弓黃鉞授元帥墾耕大漠爲  
內地季秋膠折邊草腓治兵羽獵因出師千營萬隊連旌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冀

旗望之如火忽電馳匈奴懾竄窮髮北大荒萬里無塵飛  
君不見隋家昔爲天下宰窮兵黷武征遼海南風不競多  
死擊鼓卧旗折黃雲橫六軍將士皆死盡戰馬空鞍歸故  
營時移道革天下平白環入貢滄海清自有農夫已高枕  
無勞校尉重橫行

奉送王相公赴幽州

張繼

黃閣開幃幄丹墀拜冕旒位高陽左相權總漢諸侯不改  
周南化仍分趙北憂雙旌過易水千騎入幽州塞草連天  
暮邊風動地愁無因隨遠道結束佩吳鉤

送王相公之幽州

皇甫冉

自昔蕭曹任難兼  
衛霍功勤勞無遠  
近旌節屢西東  
不選三河卒  
還令萬里通  
鷹行綠古塞  
馬齧起長風  
遮兩關山  
靜防秋鼓角  
雄徒思一攀  
送羸車

九日送別

閻防

菊庭蕭瑟故人稀  
何處登高且送歸  
今日暫同芳菊酒  
明朝應作斷蓬飛

奉使薊門

自從身屬富人侯  
蟬噪槐花已四秋  
今日一莖新白髮  
懶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享

騎官馬到幽州

從軍行

戴叔倫

丈夫四方志  
結髮事遠遊  
遠遊歷燕薊  
獨戍邊城陬  
西風隴水寒  
明月關山愁  
酬恩仗孤劍  
十年敝貂裘  
封侯屬何人  
蹉跎雪盈頭  
老馬思故櫪  
窮鱗憶深流  
彈欽動深慨  
浩歌氣橫秋  
報國期努力  
功名良見收

寄李益少監兼送張實遊幽州

王建

大雅久已廢  
人倫失其常  
天若不生君  
誰復爲文綱  
迷者得道路  
溺者遇舟航  
國風人已變  
山澤增輝光  
星辰有其

位豈合離帝旁賢人既遐征鳳鳴安來翔少小慕高名所  
念隔山岡集卷新紙封每讀嘗焚香古來難自達取鑑在  
賢良未爲知音故徒恨名不彰諒無金石堅性命豈能長  
常恐一世中不上君子堂偉哉清河子少年志堅強篋中  
有素文千里求發揚自顧昔韻乖無因合官商幸君遠精  
誠爲我求回章

幽州送申謨評事歸盧龍

行子繞天北山高塞後深升堂展客禮臨水濯纓襟驅馳  
我地馬聚散林間禽一杯瀉東流各願無異心薊亭雖苦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稟

寒春夕勿重衾從軍任白頭

故山岑

幽州賦詩見意時佐劉幕

李益

征戍在桑乾年年薊水寒殷勤驛西路北去向長安

送客還幽州

惆悵秦城送獨歸薊門雲樹遠依依秋來莫射南飛雁從  
遣乘春更北飛

富陽南樓望浙江風起

州人

張南史

南樓諸風起樹杪見滄波稍覺征帆上蕭蕭暮雨多沙洲  
殊未極雲水更相和欲問任公子垂綸意若何



奉酬李舍人秋日寓直見寄

秋日金華直遙知玉佩清九重門更肅五色詔初成槐落  
宮中影鴻高苑外聲翻從魏闕下江海寄幽情

同韓侍郎秋朝使院

重門啟曙關一葉報秋還露井桐柯濕風廷鶴翅閑忘情  
簪白筆假夢入青山惆悵祇因此難裁語默門

送朱大遊塞

歲暮一爲別江湖聊自寬且無人事處誰謂客行難郢曲  
憐公子吳州憶伯鸞蒼蒼遠山際松柏獨宜寒

蘄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夏

送鄭錄事赴太原

歎息不相見紅顏今白頭重爲西侯別方起北風愁六月  
胡天冷雙成汾水流盧諶卽故吏還復向并州

送余贊善使還赴薛尙書幕

音書不可論河塞雪紛紛雁足期蘇武狐裘見使君城池  
通紫陌鞍馬入黃雲遠棹漳渠水平流幾處分

送李侍御入茅山采藥

苦縣家風在茅山道錄傳聊聽驄馬使卻就紫陽仙江海  
生歧路雲霞入洞天莫令千歲鶴飛到草堂前

寄中書李舍人

昨宵淒斷處對月與臨風鶴病三江上  
蘭衰百草中題詩  
隨謝客飲酒寄黃翁  
早歲心相待還因貴賤同

和崔中丞中秋月

秋夜月偏明西樓獨有情  
千家看露濕萬里覺天清  
映水金波動銜山桂樹生  
不知飛鵲意何用此時驚

西陵懷靈一上人兼寄朱放

淮海風濤起江關憂思長  
同悲鵲遶樹獨坐雁隨陽  
山晚雲藏雪汀寒月照霜  
由來濯纓處漁父愛滄浪

蘄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三

寄靜虛上人雲門

寒日白雲裏從侶自提攜  
竹徑通城下松門隔水西  
方同沃州去不自武陵迷  
彷彿心疑處高峯是會稽

送司空十四北遊宋州

九拒危城下蕭條送爾歸  
寒風吹畫角暮雪犯征衣  
道里猶成問親朋重與違  
白雲愁欲斷看入大梁飛

殷卿宅夜宴

日暗城烏宿天寒樞馬嘶  
詞人留上客伎女出中閨  
積雪連燈照迴廊映竹迷  
太常今夜宴誰不醉如泥

宣城雪後還望郡中寄孟侍御

臘後年華變關西驛騎遙  
寒鴻連暮雪江柳動寒條  
山水還障郡圖書入漢朝  
高樓非別處故使百憂銷

獨孤常州北亭

北洫敞高明憑軒見野情  
朝回五馬迹更勝百花名  
海樹疑烟遠湖田見鶴清  
雲光侵素壁水影蕩閒楹  
俗嬾寒帷謁傾歡倒屣迎  
始能崇結構獨有謝宣城

早春書事奉寄中書李舍人

儒服山東士衡門洛下居  
風塵游上路簡冊委空廬  
戎馬

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生郊日賢人避地初竄身  
初浩蕩投迹豈躊躇  
翠羽憐窮鳥瓊枝顧散樗  
還令親道術倒欲混樵漁  
敞緼袍多補飛蓬鬢  
少梳誦詩懷賈誼酌酒伴  
應璩鶴滕兵家備  
鳥茨儉歲儲泊舟依野水  
開徑接園蔬暫閱新山澤  
長懷故里間思賢乘朗月  
覽古到荒墟在竹慙充箭  
爲蘭幸免鋤那堪聞相府  
更遣詣公車蹇足終難進  
羣肩竟未舒事從因病止  
生寄負恩餘不見神仙久  
無由鄙恹祛帝庭張禮樂  
天閭繡簪裾日色浮青瑣  
香烟近玉除神清王子敬  
氣逐馬相如銅漏時常靜  
金門步轉徐唯看五字表  
不記人行書宿昔

投知已周旋謝起予祇應高位隔詎是故情疏爲報周  
士須憐楚子虛一身從棄置四節苦居諸柳發三條陌花  
飛六輔渠靈盤浸沆漑龍首映儲胥北海樽留客西江水  
救魚長安同日遠不敢詠歸歎

陸勝宅秋暮雨中深韻同作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閒園偶辟疆已被秋風教憶鱸  
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旗服從沾九日霜醉裏  
欲尋騎馬路蕭條幾處有垂楊

春日道中寄孟侍御

蕪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三

春來遊子傷歸路時有白雲遮獨行水流亂赴石潭響花  
發不知山樹名誰家魚網求鮮食幾處人烟事火耕昨日已  
嘗山酒熟一杯思與孟嘗傾

江北春望贈皇甫補缺

聞園柳綠并桃紅野逕荒墟左右通清迥獨連江水北芳  
菲更似洛城東時看雨歇人歸岫每覺潮來樹起風聞道  
金門堪避世何須身與海鷗同

酬張二倉曹楊子閒居見寄兼呈韓郎中左補闕皇

甫冉

孤雲獨鶴自悠悠別後經年尙泊舟漁父致詞相借問仙  
耶能賦許依投折芳遠計三春草乘興聞看萬里流莫怪  
杜門煩乞假不堪扶病拜龍樓

秋夜聞雁寄南十五兼呈空和尚

晚節聞君道趣深結茅栽樹近東林禪師幾度曾摩頂高  
士何年更發心北渚三更聞過雁西城萬木動寒砧不見  
支公與元度相思擁膝坐長吟

雪

雪雪花片玉屑結陰風凝暮節高嶺虛晶平原廣潔初從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三

雲外飄還向空中咽千門萬戶皆靜默炭貂裘自熱此時  
雙舞洛陽人誰悟郢中歌斷絕

月

月月暫盈還缺上虛空生溟渤散彩無際移輪不歇桂殿  
入西秦凌陔映南越正看雲霧秋卷莫待關山曉沒天涯  
地角不可尋清光永夜何超忽

泉

泉泉色淨苔鮮石上激雲中懸津流竹樹脈亂山川扣玉  
千聲應含風百道連太液并歸池上雲陽舊出宮邊北陵

井深鑿不到我欲添泪作潺湲

竹

竹竹披山連谷出東南  
殊草木葉細枝勁霜停露宿成林  
處處雲抽筍年年玉天風乍起爭韻池水相涵更綠卻尋  
廋信小園中間對數竿心自足

花

花花深淺芬葩凝爲雪錯爲霞鶯和蝶到苑占官遮已迷  
金谷路頻駐玉人車芳草欲陵芳樹東家半落西家顧得  
春風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壽

草

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  
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  
十里遙悵悵三春早  
每逢南北離別乍作東西傾倒一身  
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塞下曲五首

錄其一

張仲素

三戍漁陽再渡遼  
驂弓在臂劍橫腰  
匈奴似欲知名姓休  
傍陰山更射鵰

薊北旅思

張籍

日日望鄉國空歌白紵詞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失意

還獨語多愁祇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漁陽將

塞深沙草白都護領燕兵放火燒奚帳分旗築漢城下營  
看嶺勢尋雪覺人行更向桑乾北擒生問積名

薊北春懷

渺渺水雲外別來音信稀因逢過江使卻寄在家衣問路  
更愁遠遠人空說歸今朝薊城北又見塞鴻飛

塞下曲

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城頭月千里露下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旗漾漾寒金鳴夜刻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塚白秋靜見旄  
頭沙遠席羈愁帳北天應畫河聲出塞流

塞上

鮑溶

北風號薊門殺氣日夜與咸陽三千里驛馬如飢鷹行子  
久去鄉逢山不敢登寒日慘大野鹵雲若飛鵬西北防秋  
軍麾幢宿層層匈奴天未喪戰鼓長登登漢卒馬上老繁  
纓空絲繩誠知天所驕欲罷又不能

送人謫幽州

臨路深懷放廢慚夢中猶自憶江南莫言塞北春風少還

勝炎荒入瘴嵐

帝京二首 錄其二

殷堯藩

龍虎山河御氣通遙瞻帝闕五雲紅英雄盡入江東籍將  
相多收薊北功禮樂自稽三代盛梯航歲貢萬方同都將  
儉德熙文治淳俗應還太古風

送友人罷舉赴薊門從事

劉滄

人生行止在知己遠佐諸侯重所依綠綬便嘗身是貴青  
霄休怨志相違晚秋遼水疏殘雨寒角邊城怨落暉此去  
黃金臺上客相思應羨雁南歸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真

薊北門行

曹鄴

長河東如石征人夜中戍但恐筋力盡敢憚將軍過古來  
死未歇白骨礙官路豈無一有功可以高其墓親戚牽衣  
泣悲號自相顧死者雖無言那堪生者悟不如無手足得  
見齒髮暮乃知七尺軀卻是速死具

馮燕歌

司空圖

魏中義士有馮燕遊俠幽并最少年避讐偶作滑臺客嘶  
風躍馬來翩翩此時恰遇鶯花月隄上軒車畫不絕兩面  
高樓語笑聲猶燕行人皆更結鄰里誰謂不慕朱門別



見紅粧露故故推門掩不開似教歐軋傳言語馮生敲鐙  
袖籠鞭半拂垂楊半惹烟樹問春鳥知人意的的心期暗  
與傳傳道張嬰偏嗜酒沾從香閨爲我有梁間客燕正相  
期屋上鳴鳩空自鬥嬰婦醉卧非讐汝豈知負過人懷懼  
燕依戶扇欲潛逃巾在枕旁指令取誰言狠戾心能忍待  
我情深情不隱回身本謂取巾難倒柄方知授霜刃馮君  
撫劍卽遲疑自顧平生心不欺爾能負彼必相負假手他  
人復在誰窗間紅豔猶可掬熟視花鈿情不足惟將大義  
斷胸襟粉頸初迴如切玉鳳皇釵碎各分飛怨魄嬌魂何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七

處追凌波如喚遊金谷羞彼挪榆泪滿衣新人藏匿舊人  
起白晝喧呼駭鄰里誣執張嬰不自明貴免生前遭考捶  
官將赴市擁紅塵掉臂人來擗看人傳聲莫遣有冤濫盜  
殺嬰家卽我身初聞僚吏翻疑歎呵叱風狂詞不變縲囚  
解縛猶自疑疑是夢中方脫免末死勸君莫浪言臨危不  
顧始知難已爲不平能割愛更將身命救深冤白馬賢侯  
賈相公長懸金帛募才雄拜章請贖馮燕罪千古三河激  
義風黃河東注無時歇注盡波瀾名不滅爲感詞人沈下  
賢長歌更與分明說此君精氣知猶在長與人間留炯戒

鑄作金燕香作堆焚香酬酒聽歌來

邊思

周朴

年高來遠戍白首罷干戈夜色薊門火秋聲邊塞風積浮  
悲老馬月滿引新弓百戰陰山去唯添上將雄

塞上

戴司顏

空積晝蒼茫沙腥古戰場逢春多霰雪生計在牛羊冷角  
吹鄉泪乾榆落夢牀從來山水客誰謂到漁陽

出自薊北門行

王貞白

薊北連極塞塞色盡冥冥戰地骸骨滿長時風雨腥沙河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戛

流不定春草凍難青萬戶封侯者何謀靜鹵庭

薊北書事

張蠙

度磧如經海茫然但見空戍樓承落日沙塞礙驚蓬暑過  
燕僧出時平虜客通逢人皆上將誰有定邊功

下第出京

黃滔

還失禮官求花時初雍州一生爲遠客幾處未曾遊故疾  
江南雨單衣薊北秋茫茫數年事今日泪俱流

漁陽將軍

張爲

霜髭擁領對窮秋著白貂裘獨上樓向北望星提劍立一

生長爲國家憂

南唐

七歲吟

馬令南唐書曰佑母方娠夢古衣冠人謂我  
歲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七歲始能言日兒

悞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  
詩云云後果以三十六歲死

州人潘佑

朝遊滄海東暮歸河太速祇因騎折白龍腰謫向人間三

十六

送詩處士堅往茅山

天壇雲似雪洞口水如琴白雲與流水千載清人心君攜  
布囊去路長風滿林一入華陽洞千秋那可尋

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莫

送人往宣城

江畔送行人千山生暮氛謝安團上上爲畫敬亭雲

失題

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香飛綠瑣人未歸巢

燕承塵默無語

五代

竇氏五子

馮道

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宋

燕山道中

蔡珪

款段乘涼未五更徐河十里霧中行前村煙樹望不見欲  
到忽聞鷄犬聲

桃花山

舊有桃花樹桃花寺故云石幽秋鷺上灘遠夜僧聞汲井  
連紅葉登高散白雲燒丹勾漏合無處不逢君

元

燕山秋室

潘伯修

西山木落向高風萬壑千崖出梵宮翠幕遙看銀榜合金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軍

精虛逐火輪空杓欄靜立翛翛上冠佩飛行蕩蕩中何日  
龍船移擢曉露房雲水四簾通

其二

遼海東空鶴不歸平蕪遙際極涼霏寒天霜淨盤鵬沒沙  
苑秋高牧馬肥落日美人歌玉帳西風獵騎擁金叢豪猪  
猛起當前立曾言鳴弓脫曉圍

其三

北落師門霄漢間陰雲紛沸夜漫山水聲亂趁龍門道月  
色斜窺碣石灣劍卧古臺星鬱鬱笳疑幽草夜斑斑千秋

萬歲滄浪面長照君王入近關

燕歌行

劉因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  
在何處盤鬱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邱遙相  
連風雨隳嗟峨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  
義無邱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  
如何割地更石卽曲中哀思多

送竇漢卿先生

許衡

西山山下覓幽村水竹鄰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屋僂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收行李入青雲功名準自英賢立得失防因去就分萬里  
風沙渺南北請歸消息幾時聞

明

薊門聞笛

林榮

冒寒重到塞垣游鐵笛依依起戍樓應有盛唐遺譜在月  
中三唱小梁州

漁陽客邸

李廷興

城外雲山濃似綺屋裡琴書靜如水石爐添火試松香裊  
裊篆雲飛不起天涯倦客此停驂茶灶烟銷猶餘几笑奴

呼覺日平西一片秋聲響牕紙

漁陽道中有懷子相考功卻寄

王世貞

回首招提擁傳初北風吹盡故人裾燕京裘馬安危外薊苑關河戰伐餘聞道酒狂緣病減也應詩態畏名除抽簪漸入山公計中散翻慚有絕書

薊門秋興

申用懋

佳陰偏自惜三餘繭障功名總不居珠粒供餘金粟偈騎塵銷向玉杯書温寒互候醫無力奇正旁參局已疎運篋漸諳酬世理問君何事不歸歎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薊鎮閱兵

申用懋

元戎豹尾駐中堅旗影如山北斗懸浴鐵有聲驅汗馬輕裘無策洗烽烟已拚碧血凝燕市時得罪崔魏縱騎已出國門故云肯任黃花莽戍田雷電迴旋諸隊裏可能細柳復如前

薊門會閱

劉應節

大將臨戎親合圍貔貅十萬鐵爲衣月明虎帳傳刁斗風捲龍沙列羽旗轉戰河源邊地動屯軍塞口陣雲飛壯猷此日推元老談笑樽前賦采薇

薊門田家歌

失名

我有數株桑堪爲父母裳我有一樽酒堪爲父母壽我桑  
恐易凋我酒不常有今年幸減租杯來莫停手

薊門秋夕

曾棨

清漏遲遲月轉廊博山銷盡水沉香重城不鎖還家夢雨  
夜分明到故鄉

漁陽懷古

黃景

盤山萬仞削芙蓉漁水千尋遶玉虹民漁物熙熙圖畫裡樓  
臺隱隱雨烟中兒童齊解語張郭父老猶能說瓌崇不識  
當年鞞鼓沸幾人高潔在崆峒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薊門烟樹

金幼孜

野色蒼蒼接薊門淡烟疎樹碧緜緜過橋酒幔依稀見負  
郭人家遠近分翠雨落花行處有綠陰啼鳥坐來聞玉京  
盡日多佳氣縹緲還看暎五雲

青池春漲

張文質

池邊草色綠蒙茸池上花香帶曉風雲影一泓沉白璧天  
光萬頃照青銅源頭混混來無限水面溶溶漲不窮何獨  
滄浪纓可濯此中清趣也應同

白澗秋澄

州人  
崔富

抱谷懷山湛復停一條素練繞雲屏玉繩冷浸三千尺珠  
斗平涵數點星白鳥常浮天外影蒼龍時露鏡中形分明  
幻出無塵鏡幾度遊觀眼倍青

采村烟霽

州人王鸞

一陣輕風散曉烟山村景物覺熙然依依楊柳青垂徑冉  
冉桑麻綠滿田茆屋參差籬落外酒旗搖曳夕陽邊小門  
深巷無人到謾唱農歌樂有年

鐵嶺雲橫

州牧陳志

嶺頭鐵石擁如屏嶺畔閑雲日日橫溶洩不隨烟霧散氛

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一

氤常接戍樓平曠曠日映如霞爛冉冉風迎似雪輕行客  
經過多感慨思親搖動故鄉情

盤山暮雨

州同邵廷貢

嶺岼萬仞出雲巔日落西岩雨滿天漠漠珠簾籠翠玉森  
森銀竹映寒川塵氛一洗清於水枯槁回生暖帶烟莫與  
盤山偏作景且蘇焦土兆豐年

獨樂晨燈

胡富

高閣層稜數十重晨燈遙映日光紅依稀螢火籠紗幕彷彿  
殘星綴月宮珠箔影搖金燦爛碧窗光透玉玲瓏何如



化作光明燭遍照貧家萬室空

湯泉浴日

汪灃

脈脈湯泉湧作潭山中千古碧團圓陽精閃爍沉波底紫  
氣翻騰遶石闌遠訝龍宮藏火繖近臨青鏡照金丸應知  
此景人間少莫作尋常一樣看

瀑水流冰

吳璧

霜冷山空歲暮時一泓流水走冰澌悠悠恍似銀河落漠  
漠還驚素練垂斜溜激灘珠瑣碎橫流觸石玉參差會看  
不爲流紅葉應是波連太液池

蕪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十一

別山

葉世英

人世傷心最路岐山山何事各分離應知逆旅經過者不  
唱陽關思轉悲

香林寺

王中漢

塞北山高月尙低月當明處與山齊漁陽城外香林寺映  
月排山水半溪

環秀寺

陳經

曉日出薊門迢迢度鐵嶺長谷抱回川寒花戀秋徑一登  
環秀峯飄忽非人境俯瞰峭壁厓浚灣巨浸冷掛冠聊此

休頓覺心自惺

桃花寺竹窗烟雨

毛維騶 郡人

窗襲珠泉爽疎櫺翠影斜雨聲鳴鳳尾烟色抹龍沙淺碧  
和雲淡清芬釀月賒虛涼侵蝶夢恍覺卧青霞

早入薊州

楊士奇

極目平無際青山畫不如彩雲迎霽旭翠柳帶澄渠地重  
城逾壯年豐廩有餘未應兩岐咏獨繫漢人書

望盤山

高承埏

中盤雲氣下盤生紫蓋峯高晚獨晴安得平時解塵組白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真

松樹底飯黃精

漁陽登盤山

儲、璣

遠望遙峯散鳥羣亂泉激石響穿雲萬山高向層霄插一  
水斜從兩寺分啄木鳥飛平地見飯僧人語半空聞紫萸  
黃菊兼紅葉爛醉西風對落曛

盤山

失名

盤山高巍幾半入青雲裡中間最上峯更向天邊起行行  
白石崖六月不知暑

登盤山絕頂

戚繼光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何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

薊門田婦嘆

明郡守汪溥績溪

薊門三月春蕪綠。舊穀已空新未熟。燕菑苗生根正肥。采采食之甘比肉。記得前年臘月時。夫君遠戍天之涯。破屋無烟風雪冷。蘆花獨擁空傷悲。傷悲無襦更無袴。里正敲門索租賦。田園典盡將奚爲。縱欲逃亡去無路。妾身餓死不足惜。堂上阿姑猶供食。幾回乞米向東家。東家不答無顏色。願言燕菑長萋萋。救我阿姑朝暮饑。一度低頭一行淚。妾心不是傷春啼。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漁陽懷古

汪溥績溪

畫角嗚嗚弄朔風。漁陽千古恨無窮。孤城鼙鼓聲纔動。一曲霓裳舞未終。日暮斷雲橫鐵嶺。夜深寒月照崆峒。獨憐張郭祠猶在。春草年年長碧茸。

項節婦

明御史林榮

一生孤苦分宜堪。鄰女相鄰不整簪。向使此身江北老。祇應揮淚想江南。

題壁畫梅

明末進士 李孔昭 郡人

不在嶺上占春光不去江邊隨錦行不乞蒼天雨和露不  
避秋旻雪復霜不借人間栽培力不招世上斧斤傷不許  
折枝逢驛使不分墮瓣點宮粧不因樓裡笛聲落不逐簾  
前風勢颺明月時得照潔白遊蜂無計尋馨香壽永精通  
日與月歲寒神交松與篁此中自裕調羹意何必結實倚  
世嘗

懷古

側聞上古時羣生知果腹人物澹無疑盱盱在寒燠忽然

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真

聖人生自思贊化育竭力作無窮矜開萬世福好事最軒  
轅法制首衣服繼者則姬公禮樂密樸檄鳥獸解仁智賞  
罰及草木宇宙遍君子斯事良郁郁其如愚悍何變亂乃  
日速夷齊憤登山老莊笑守獨道消禮義長蠱壞極殞殞  
先聖見末流悔不爲碌碌卻羨舜與文世事寡營逐

遂情

前人

夙苦志曠閑奮義脫俗累日急食與眠餘若悉可已淡極  
精神生隨意娛筆紙當暑卧南軒客至常不起忘謝送迎  
失坦然履冠履捫心無是非何暇計譽毀白雲上古來就

我行復止好客懶貰酒清談願移晷留去皆自然交情信  
如水吾方學草木委形陰陽裡倘人怪我真棄置同泥滓  
飲黑馬泉  
前 人  
攜樽訪山泉百步入雷府初至耳目亂漸使心神古疑夢  
龍門湍恍惚三峽浦激沫紛雪堆威音雄暴雨人禽不能  
言動盪機自取日暮凜難留出谷身栩栩

憂旱

前 人

旱甚必不雨上帝詎縱魃風冷雲無權聚散空天末麥枯  
禾亦危况彼山中葛飢寒民所恒但恐無以活造化普仁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真

愛豐凶人自掇貧愚勿怨咨善冀天心諮

咏雪

前 人

陽氣遇陰鬱凝形清以奇體瘦神情冷皎潔仙人肌無功  
蘇草木有道合時宜飄然天地間萬物誰能縑

九日遊香林寺

前 人

萬事浮雲自去來一年秋盡且登臺風吹短髮羞佳會日  
冷荒郊動古懷燕國金湯餘瓦礫祿山鼙鼓亦蒿萊夕陽  
古寺悲何限漫把黃花泛酒杯

遊雲罩寺

絕頂盤空際登攀近日華一峯勝造化四顧俯東海  
神仙宅西山帝子家連氛遮不見餘興滿天涯

按郡人李孔昭字光四號潛翁學問廣博著述亦富登  
崇禎癸未進士不干仕進隱居林泉潔身高尙人難及  
之今錄其吟咏數則讀之可想見其為人

國朝

訪同年李處士不遇

梁清標 真定

憶昔看花傍帝畿十年踪跡類鴻飛登山欲問桐江叟風

雨冥冥冷鈞磯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羣

弔同年李處士

杜立德 寶坻

龍虎場中幟錦芳飄然塵外具行藏春潮又到蘆花岸回

首伊人竟渺茫

俯詞

狂瀾東逝誰與爲留蒸雲燦日霧捲霞收漁陽粟里海濤  
隨鷗鱗响者阿徒騁新眸艱持弗頽楚古爲修獨行已志  
那冀千秋逍遙塵况月朗風彪網維世數黃虞以儔胡其  
不能長靦乎薜荔之裳於海濱之樽兮今古悠悠

薊州崆峒山

宋 學

薊門以北遵溪橋青松夾道風蕭蕭亂石犖草痕碧霜  
蹄騰蹋我馬驕崆峒咫尺足遊眺壁立千仞真岩堯于役  
得從方外樂扶筇載酒非無聊是日乍霽陽氣盛盤礴頓  
擬拋狐貂捫蘿攀葛穿礪壑健如牛嶺陵山椒黃帝問道  
或此地遺蹤莫辨千年遙府君舊騎白馬至其神何處不  
可招

孝陵東望連碣海峯巒合沓千雲霄鬱蔥佳氣龍虎抱晴霞一道  
巖絳綃行逐伙飛隨我

后匍匐遠向幽宮朝杯傾絕頂霑僕御斜陽回首橫山腰會當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解綬第五嶽青鞵布鞵分漁樵如猿離檻魚脫餌長歌起  
舞憂懷消

桃花寺弔李光四處士

宋 榮

幽絕招提境嘉名自昔云陽崖疎樹映空翠亂涼聞日暖  
催紅杏堂空養白雲鹿裘邈何許猿鶴

宿黃花山

張 英

四圍青嶂繞東菑栗里柴門護短籬好水好山春草路輕  
煙輕雨杏花時池魚忽縱曾遊壑籠鶴驚回舊宿枝歸向  
紅塵最深處馬蹄何事更嫌遲

幽州馬客吟歌五曲

王士禎 貽

蚪鬚鐵襜褕來往城闕東臂上黃鷄子脰底綠螭驄  
鷄子喜秋風一日三奮飛憎馬走千里脫轡不言饑  
相逢南山下載獫狁從兩狼共作幽州語齊醉胡姬旁  
鷄鷄持作絃鼉皮持作鼓前行單迪歌後行渾脫舞  
三月慕容城枝棘齊發花有錢更打馬無錢作文賒

唐槐

李基和

記得開元寺裏松半隨濃豔謝春風白頭誰復譚天寶烽  
火漁陽剩此翁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薊門

山陰

周大樞

元木

有客驅車度春風古薊門枯桑對殘堞纍冢蔽荒原往事  
何須問浮雲詎有痕悠悠念天地鴉鵲幾朝昏

遊黑龍潭投宿暗峪寺

王瑛

欲探黑龍潭先憩白雲鷗努力勸飽餐無畏登陟苦微徑  
識奇樹異草隱榛莽怪石幻萬狀偃仰復偃僂或如蚪龍  
蟠或如獅豸怒或如龜鼉伏或如鸞鶴舞近睇每彷徨遙  
瞻還愕慄騰躍效猿猴有筇不暇拄漸聽亂泉鳴喜色溢  
眉廡渴甚競杯飲味甘勝醴醕力竭依危石屈伸撫雙股



前途正險巖况復多蛇虎躡足履巉巖恨不生雙羽橫互  
眠石虹皎潔無纖土懸流掛正練蒼苔紋古映日發光  
華微芒辨絲縷噴瀉注洪潭颯颯生風雨清澄鏡面平鬚  
眉擬可數環凹若鹵錡欲濟無檣艣週遭石浪生疏鑿疑  
鬼斧深杳不可測傳是神龍府賓從暨僧和相視舌各吐  
云更有三潭聯珠嵌巖澗倦者先告歸進退分步武夕陽  
亂人影相顧倍踽踽突兀兩山逼巒壑肖天姥三潭水深  
溜厓峭削雙堵積蘚襯藤蘿蝸涎汙綸組顧此肌骨寒悚  
慄不自主恩恩轉林麓隱隱聞鐘鼓倚杖扣僧扉振衣登  
梵宇老衲餉果茗山厨炊秔稌飯罷尋斷碑零落字形腐  
放腳卧禪牀清歡洽肺腑默數此日遊昔賢孰堪伍擬徧  
告同人先須禿筆譜

山居詩

釋德清

髮不如心白形還似木枯衆緣閒處盡一念看來孤天已  
容疎拙禪應悟有無餘生當落日步步是歸途

又

前人

生理元無住流光不可攀誰將新日月換卻舊容顏獨坐  
惟聽鳥開門但見山幻綠消歇盡何必更求閒

蕪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又

前人

身已難憑藉支離各有因暫時連四大終是聚微塵萬籟  
含虛寂諸緣露本真從來聲色裡迷悟幾多人

接

釋智樸 拙菴

駕

聖駕東行幸祥雲五色從仰天呈賦頌就日想

音容咫尺猶千里艱難近九重

恩光偏照處還是舊盤峯

老矣真無用難酬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壽

聖主恩幾曾思

帝闕未得達金門曠阪瞻行在平原禮

至尊險途成坦道傳頌徧乾坤

駕幸青溝口占以獻

松檜連雲分外香仲春天氣日初長微僧自愧成衰老不  
似當年見我

皇

皇恩浩蕩如天樣老衲傾誠未足酬只把旃檀焚石鼎祝延

萬歲與千秋

皇太子隨

駕幸盤山

承華門外瑞雲屯

鶴駕相隨奉

至尊好是樂章能贊德金聲玉潤不須論

聖駕幸盤山青溝和智樸詩

賜對聯等俱敘在

宸翰篇內

掇野蔬寄張使君式玉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年年春日為春忙擷取春鮮貯滿筐逸憶官厨無此味和

烟帶露寄漁陽

春日訪張使君不遇

前人

滿擬春來訪故知經春日日卜良時只緣駟馬迎仙仗燕

寢疑香望去遲

秋日陳子翽吳均亮周緯蒼遊盤山訖作此送之兼

簡式玉先生

令節才逢九月秋題詩幾徧五峯頭漁陽太守深知我歸

到衙齋說勝遊

登崆峒山

崆峒僊踞鶴來稀此日同君厯翠微千古何緣黃帝洞九  
霄不鑰廣成扉高峯亂石星辰落幽谷幽風烟霧飛飄渺  
不知塵世事醉來袖得紫霞歸

登漁陽城

山陰  
黃轅

漁陽形勝壯邊城雉堞巍峩拱

帝京日落沾流寒海色

風生盤谷亂濤聲千秋笳鼓三軍暇百里金湯四塞清憑

眺酣歌興不淺好磨碑碣紀昇平

有少元

卷之十一

三

薊門道中

李 霽

高陽

古刹長竿峯上頭僧徒引領

翠華遊問人遙識盤山塔一點微茫白入樓

陵工

吳開圻

寧夏

地勢連天起興隆自有奇龍樓湧紫霧玉路吐珠琦鳥向  
枝頭舞風吹筆底詩徘徊無盡興惟頌

萬年基

盤山

借問中盤路先尋李靖菴風生花色醉林密鳥心貪劍影

空中出甲痕石上五舉頭星可摘滿日是青嵐

衛公菴

州牧蕭山

張朝琮

昔賢久云沒勲業在青史如何巖穴間英名尚留此嵯峨  
梵宇深怪樹蚪龍徙高閣俯嶙峋幽潔無塵滓猿攀鳥道  
紆崇臺互聳峙突兀矗層霄雲霞接步履精爽應不昧中  
夜練光起奇才曠遠猷根性非凡鄙誰云當暮年烈士心  
未已登臨懷古今俯仰思所以其然豈其然千載存疑似

天成寺

山色蕩輕烟登臨別有天翠屏餘秀槩瀑布響冰絃觀壁

蘄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傳宗久藏真悟性圓豐碑雲外靜樂矣竟忘年

州志告成

驛丞嘉興

鄔棠

沾繞盤聳拱

神京崖關軍石衛邊城張公美政雙岐麥竇老施仁五子頑慷

慨悲歌詠古俗奇貞異孝誦新聲文武英才從此盛各展

謀猷佐

聖清

又

年華四十至漁陽臘盡春回十二場俸薄常憂瓶米罄公

勞那得姓名香輯志才菲原自媿承堆勉力甚徬徨今幸  
告成無廢事是否由人定否臧

薊門烟樹

國學 唐 介 上海

滿路緇塵照客襟蕭蕭林響送春音薊門碧嶂團圍繞燕  
地金城縹緲臨古樹陰濃雲瘴合烟深色淡落花深秋成  
隴上青黃徧卧聽籜籬擣暮砧

登崆峒山

崆峒山最險盤路亦何平幽谷埋村舍高峯壓薊城詩因  
采藥得眼爲看花清幾向青溝望烟深辨不明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冀

遊桃花寺

州人 李 稷

曾聞古寺艷桃花嶺上春來獻彩霞疑是武陵仙路近不  
辭策杖問津涯

登舍利塔

策杖訪山林足登萬仞巔層巒擁古寺孤墦鄰蒼天地遠  
塵囂靜山高樹色妍一遊心氣爽吟咏句相聯

經薊之一

吳國對

迢遞東來遠山阿見薊州千岩霜信到萬畝歲功收佛塔  
蒼烟冷人家碧樹秋關門看落日臨眺樂淹留

中秋燕臺卽事

州人 崔顏

梧桐葉落响銀床秋色平分透晚涼皓魄光搖燕市夜肅  
風吹徧帝城霜露凝北斗天初淨酒醉南樓漏漸長易水  
金臺多樂事途歌巷詠聽霓裳

觀書有感

州人 崔顏

大道原來在眼前紛紛議論每多偏而今悟透先天理一  
片靈機頓豁然

咏青蒲

細葉根深古渡頭翩翩秀影映河洲任他波浪連天湧不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五

共楊花逐水流

金錢花

亭亭翠梗占芳叢春色無緣不與同化日舒長方爛爍黃  
昏寂靜已飄蓬誰言艷質堪經世漫道虛名神可通自是  
有心貪結子西風一夜玉堦紅

薊門觀

御獵恭賦

烏程 沈沐 笑翁

翠華冉冉出

皇都萬馬屯雲擁道途

聖世昇平無警蹕蒼黎踴躍盡歡呼千山兔走揚鷹翮四野蟲  
飛響僕姑安得當年摩詰手長楊羽獵繪新圖

登薊城次張子山韻

巍巍雉堞插雲天四顧清光在眼前紫塞風烟秋自爽翠  
屏嵐氣晚相連東圍遼海潮千里西拱

神京護萬年今古騷人多聚此豈徒旅客思綿綿

登獨樂寺佛閣

秋高閣敞蔚藍天登眺憑虛各凜然對峙遙空聯白塔單  
留古額署青蓮疎林晚聽千村杵落日晴炊萬灶烟獨樂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琴

何如同極樂欲將此意問金仙

馮玉圃廣文留飲漁陽學署得一先韻

鱸堂文藻集聯翩長日間消似小年花障坐來身作蝶酒  
兵戰處塵爲鞭目窮遠岫心逾曠談到懸河語更圓我醉  
欲眠芳草地枕書亭畔聽流泉

洗心泉四景詩

州人

白驥

柳谿夕眺

春來鷗鷺滿平隄嫩綠輕黃縷正齊漁唱歸來烟樹暝釣

船斜繫柳陰西



蓮池朝吟

谿沼開成象璧圓洗心亭外洗心泉使君於此渾無事種  
得蓮花便詠蓮

霜橋晚步

小橋橫卧傍山岑一夜霜凝冷氣侵偶俯清流看落葉鞵  
痕蹋破九秋陰

雪沼晴觀

冰雪雙清合比鄰瑤池玉屑淨無塵化機如與東風約并  
作桃花浪裡春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按洗心泉在城東門外今景廢而址猶存

攝篆薊州卽事感懷次陳漢陂同年韻八首

州牧歸安

沈長春 小如

樗材敢望藥籠收看盡升沈息妄求但有夢魂驚履虎更  
何意氣解吞牛擲揄與鬼忘無事頓笑隨人不自由拋卻  
畔牢愁一卷放懷無過酒盈甌

依然萍梗任東西肉食何曾勝淡齋自笑人將爭鶴瘦誰  
知眉更比腰低坐看同輩官千石夢想歸田雨一犁屈蠖  
生涯磨蝎命不須豔說五雲梯

鮮民兒事記難真等樣勞薪各愴神面目直同廝養卒親  
知還說宦遊人天涯生計憐匏葉道路傳聞媿甑塵安得  
買山歸計穩一牀姜被話連旬

同上羊腸九折盤支離病骨獨辭官

家慕堂  
兄引疾

肯因八口飢

驅亟不管重城卧理難強項聲名堪報最息肩心事豈偷  
安最憐戴月披星裏未鍊僊翁九轉丹

好友印須二十年

謂陳  
漢陂

續紛詩思涌如泉求工一字風斯

下閣筆兼旬玉在前舉座正喧談滾滾有人獨對月娟娟

嗤他踏雪恩恩去情到真癡劇可憐

漢陂有雪  
夜載姬事

# 薊州志

##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墓

豈是蓮花幕裏人

謂龔  
未齋

才情橫溢性情真獨于知已能酬

死何必當官始澤民雞肋肯隨時逐臭馬肝足任我安貧

更饒餘事酣清興別有新詩壓座賓

彈丸百里瘠區環鴻集荒原雀凍山忍復脂膏由我竭那

能痛痒與民關腐儒媿說催科拙

聖主頻咨稼穡難嘗盡炎風更朔雪馬蹏幾度戴星還

蒼狗浮雲十一秋無端冠沐楚人猴雖然五日權京兆也

抵三刀夢益州投轄爭嗤賓入幕到官直比客登樓會須

痛作平原飲翦燭牀頭數昔遊

祈雨黑龍潭請水二首

州牧達縣 周德純

見說盤山宅黑龍土人指點舊時蹤一泓清碧臨懸岸幾  
處盤紆下絕峯怪石嶙峋魂欲斷荒榛蒼莽足難容我行  
蜀道曾經慣穿徑捫蘿不倚筇

爲民請命禮靈湫慕澗登山汗易流人禱潭前誠切矣龍  
潛水底亦知不信心太過書生習作事徒勞俗吏羞雲翳  
風狂塵蔽目一番穿闕到林邱

雨後城上晚眺

城頭徙倚望無窮雨後登臨自不同放眼高低山色裡怡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三

情上下鳥聲中千章綠樹明殘照萬頃青苗捲晚風更喜  
隴頭收麥者滿車歸去樂融融

祈雨至天成寺寺僧留飯偶作

州牧冠縣 趙錫蒲

田盤步禱誌虔祈一路烟嵐翠濕衣農畝望殷瓦麥秀僧  
厨使取藥苗肥慚非異政邀天貺願得甘膏救歲饑但使  
吾民無菜色何妨飽飫此山薇

張烈婦詞 并序

州牧歸安 沈 銳 裕哉

婦姓孫氏年十六歸張廷祥夫兄廷喜欲逼汗之

婦堅拒不從橫被折辱以死廷祥故駭弱畏兄特  
甚廷喜因強使弟以夫毆妻至死具呈余廉得其  
情置廷喜于法而附案請 旌獄上奉 旨依議  
准入貞節祠并給銀建坊

桃李春甫榮松篁冬更勁何意韶華姿兼此挺特性孫家  
有女年十六弱質柔資溫且淑自從爲婦咏宜家朝饁晨  
耕暮驅犢代夫事嫂舅事兄兄行邪暴覲覲生但知操切  
礎間肉惟解嬉調檻內鶯檻鶯礎肉遇堪哀忍垢合尤慘  
莫開大矢靡他申苦節早甘勵志徇泉臺兄心愈恨怒彌

蕪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七

蓄妄肆憑陵事鞭朴鐵烙摧將徧體傷麻繩縛向空房宿  
痛鉅瘡深弱弗支一縷殘魂聞鬼哭早日夫歸不見妻情  
知有故敢含嗝弟駮兄猾供頤指片謀讀張具嚇蹶獄貴  
衡情還度理換羽移宮良有以祇見鍾情說宋宏那聞滅  
誼來吳起罪確情真更細論姍姍亦足安貞魂平反幸合  
比部議奏諸

天子旌其門揚清激濁媿民牧用載乘志非私恩要使幽光烈  
氣千秋存嗚呼要使幽光烈氣千秋存

美景頗多必志以入亦猶少陵秋興諸篇後人和者不敢爲九此濫觴非體例也志中刪去湯泉峪日而以崆峒積雪補之說見前不贅述

### 青池春漲

威遠門前日載陽一池新漲碧湯湯倒涵螺黛毫堪染遠渾雲藍葦可杭上下晴連芳草色淺深時借曉烟光誰云綠淨無能唾如此塵纓濯未妨

### 白澗秋澄

澗道涼生暑不侵

## 薊州志

###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臺

六龍時御翠華臨試從海晏河清會如繪春觀秋省襟無垢自然徵佛力此中何以勵臣心亦知攬轡由來事特爲澄泓紀自今

### 采村烟霽

烟村風景至暄妍朝日纔昇便灑然雜樹見花歌采采羣鶯衝靄去翩翩青紅桃柳全遮屋遠近桑麻半在田一派熙明娛目久不知身已在堯年

### 鐵嶺雲橫

望來全嶺真如鏡橫處浮雲爛似繪青蓋動隨烏鳥集絳

絛恒繫黑蛟騰挺然骨立還搖曳偶爾心閑散鬱蒸卻憶  
發祥推地脈從 龍佳氣足憑陵

盛京亦有鏡嶺

### 盤山暮雨

田盤獨上氣蕭然杖策來當暮雨天漠漠似疑千障霧霏  
霏還罨一層烟僧歆笠影爭趨寺客滯鐘聲待訪禪會擬  
高秋開霽宇芒屨蹋徧五臺巔

### 獨樂晨燈

傑閣頻棲歲一終宵分如見佛燈紅  
引金繩覺路空先轉颺輪朝般若再由羣刹啟愚蒙

## 薊州志

### 卷之十

古今體詩

藝

願乞齊民福長傍慈雲普照中

### 崆峒積雪

衙齋陡覺起嚴寒北指遙岑雪亂攢掃徑有人尋得得前  
宵猶自舞漫漫天清瓊島空中出粉漬霜綃畫裏看強把  
吟毫分禁體醉翁才筆擅場難

### 瀑水流冰

源泉勝絕幾千秋冰自琤琮水自流漱玉半隨波曲折跳  
珠如共浪沉浮稱名嬈美匡廬境支派來朝白澗秋莫問  
在山清濁異有誰茹蘖借前籌

同人游盤山至雲巖寺登定光塔追步戚少保原韻

監生會稽章過高軒

高風平掃九秋哀一攬浮圖眼界開直上可能停足否此行原要盪胸來諸天遙慰參禪想絕頂誰爲作賦才西望更添懷古意羣峯爭湧衛公臺

薊門懷古

生員德清金天瑞朗峯

欲將殘史問滄桑此處從來戰馬場治國謀偏誇瞭甲不臣志已見屯糧元戎誰具籌邊畧妙計徒傳割地忙我羨戚家遺烈在新書陣法記鴛鴦

薊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七

丁亥臘日都門留別朱虹舫學士年伯長句

郡人拔貢蔣熙石泉

我思高堂心無時置遊子况當歲欲除念之定靡已老親近八旬晨昏違百里所幸身康強不扶杖而履飲酒猶三升揮毫輒數紙草堂四面山抱孫看雲起衣冠拜別時朱顏甚歡喜一憑汗漫期來索長安米頻頻寄家書高誼感鴻鯉書中累萬言紙上空談耳家室進棗修諸孫進甘旨亦頗得歡心承乏何關已昨讀賀公疏草霜風燭比就養情何真方伯且如此笑我樗櫟材可進復可止寸心若刀

割門閭忍頻倚願得蚤旋歸高堂奉菽水

蕪州志

卷之十

古今體詩

夏